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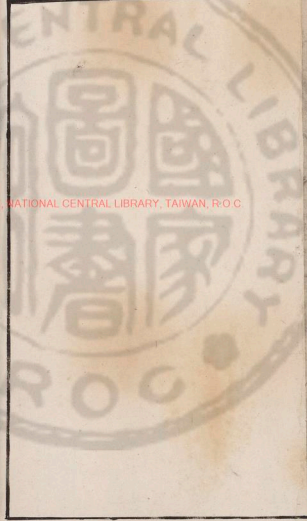
問通書便可上接語孟曰比語孟便較分曉精深結構得
密語孟說得較闊 並朱子語

宋朝道學名臣言行錄卷第二

外集

程顥 明道先生純公

字伯淳五世而上居中山之博野高祖羽太宗朝以
輔翼功顯賜第京師今爲河南人踰冠中嘉祐二年
進士第調鄆縣簿再調上元簿就移澤州晉城令改
著佐尋以呂公著薦授太子中允權御史裏行權發
遣京西提刑改鎮寧僉判監西京竹木務改太常丞
改奉議郎求近鄉監局得監汝州稅改承議郎召爲
宗正寺丞未行卒元豐八年六月十五日也年五十
四嘉定二年賜諡淳祐初封河南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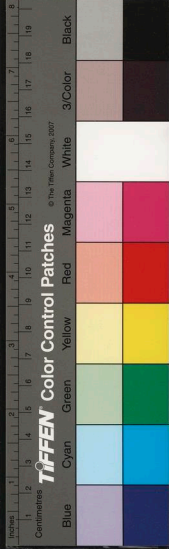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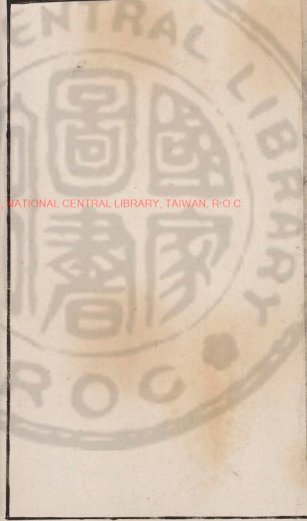
問通書便可上接語孟曰比語孟便較分曉精深結構得
密語孟說得較闊 並朱子語

宋朝道學名臣言行錄卷第二

外集

程顥 明道先生純公

字伯淳五世而上居中山之博野高祖羽太宗朝以
輔翼功顯賜第京師今爲河南人踰冠中嘉祐二年
進士第調鄆縣簿再調上元簿就移澤州晉城令改
著佐尋以呂公著薦授太子中允權御史裏行權發
遣京西提刑改鎮寧僉判監西京竹木務改太常丞
改奉議郎求近鄉監局得監汝州稅改承議郎召爲
宗正寺丞未行卒元豐八年六月十五日也年五十
四嘉定二年賜諡淳祐初封河南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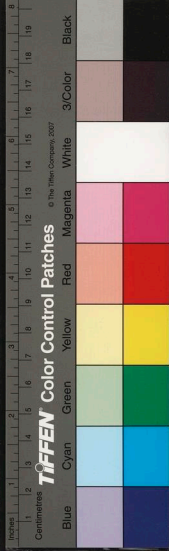


明道元年始生神氣秀爽異於諸兒未能言叔母疾氏抱之不知其斂墜後數日方求之先生以手指隨其所指而往果得斂人皆驚異數歲卽有成人之度賦酌貪泉詩曰中心如自固外物豈能遷先達已許其志操十二三歲居庠序中如老成人

郭縣有稅官以賄播聞然怙力文身自號能殺人衆皆憚之雖監司州將未敢發先生至其人心不自安輒爲言曰外人謂其自資管錢新主簿將發之某勢窮必殺人言未訖先生笑曰人之爲言一至於此足下食君之祿詎肯爲盜萬一有之將救死不暇安能殺人其人嘿不敢言後亦私償其所盜卒以善去嘉祐三年也

郭令以先生年少未之知民有借其兄宅以居者發地中藏錢兄之子訴曰父所藏也令以無証佐難決先生問其人曰藏幾何時矣曰四十年矣曰借宅居幾何時曰二十年矣取錢視之謂借宅者曰今官所鑄錢不五六年卽遍天下此錢皆前數十年所鑄何也其人遂服令大奇之

南山有石佛歲傳其首放光遠近男女聚觀晝夜雜處莫敢禁止先生戒寺僧曰俟復現必先白吾不能往當取其首就觀之自是不復有光府境水害倉卒興後諸邑皆狼狽獨先生所部人不勞而事集常謂人曰吾之董役乃治軍法也



在亦賦詩云雲淡風輕日午天傷花隨柳過前川時人不
識予心樂於讀偷閒學少年

上蔡云看他曾中直是好與會點的事一般學者須是
曾懷擺稅得開始得

當路者欲薦先生多問所欲先生曰薦士當以才之所堪
不當問所欲

嘉祐八年再主江寧上元簿爲令畫法均田稅攝邑盛夏
塘堰穴決法當言之府府稟於漕然後計功調役非月
餘不能興作先生曰如此甚稿矣民將何食救民獲罪
所不辭也遂發民塞之歲則大熟

江寧當水運之衝舟卒病者留之爲營以處曰小營子歲

不下數百人至者輒死先生察其由蓋既畱然後請於
府給券乃得食比有司文移具則困於飢已數日矣先
生曰漕司給米貯營中至者與之食自是生全者大半
常云一命之士苟存心於愛物於人必有所濟

伊川云謝師直尹洛時嘗談經與鄙意不合因曰伯淳亦
然往往在上元景溫說春秋猶時見取至言易則皆曰非
是願謂曰二君皆通易者也監司談經而主簿乃曰非
是監司不怒主簿敢言非通易能如是乎

仁宗登遐官吏成服三日之朝府尹率羣官將釋服先生
進曰三日除服遺詔所命莫敢違也請盡今日若朝而
除之所服止二日爾尹怒不從先生曰公自除之某非



至夜不敢釋一府相視無敢除者

茅山有龍池其龍如蜴蝮而五色自昔嚴奉以爲神物先生嘗捕而脯之使人不惑其始至見人持竿道傍以黏飛鳥取其竿折之使勿爲自是鄉民子弟不敢蓄禽鳥不嚴而令行大率如此

治平四年令晉城民以事至邑者必告之以孝弟忠信度鄉村遠近爲保伍使患難相恤而姦僞無所容凡孤癯殘疾者責之親黨使無失所行旅出其塗者疾病皆有所養諸鄉皆有校暇時親至召父老而與之語兒童所讀書爲正其句讀教者不善則爲易置俗始甚野不知爲學先生擇子弟之秀者聚而教之去邑纔十餘年而服儒服者數百人矣邑幾萬室二年間無強盜及鬪死者秩滿代者且至吏夜叩門稱有殺人者先生曰吾邑安有此誠有之必某村某人也問之果然家人驚異問其故曰吾嘗疑此人惡少之弗革者也

先時民憚差役後及則相訴爲讎先生盡知民產厚薄第其先後按籍而命之無有辭者河東義勇農隙則教以武事然應文備數而已先生至晉城之民遂爲精兵

有富民張氏子其父死有老父曰我汝父也來就汝居張驚疑請辨於縣先生詰之老父探懷取策以進記曰某年某月日某人抱氏與張三翁家先生問張及其父年幾何謂老父曰是子之生其父年纔四十已謂之三公翁



乎老父驚服

作縣於座右書視民如傷四字云某每日常有媿於此龜
山云觀其用心應是不到錯決撻了人

熙寧二年呂申公薦授太子中允權御史裏行神宗素知
先生名召對從容訪問每對退必曰頗求對來欲常相
見爾一日論議甚久日官報午正先生遽求退廷中中
人相謂曰御史不知上未食邪前後進說大要以正心
室欲求賢育才爲先上嘗使推擇人材所薦數十人以
父表弟張載暨弟頤爲首嘗言人主當防未萌之欲及
勿輕天下士時王安石益信用先生每見上必言君道
以至誠仁愛爲本未嘗及功利

上召問所以爲御史對曰使臣拾遺補闕裨贊朝廷則可
使臣掇拾羣下短長以沽直名則不能上歎賞以爲得
御史體

所獻納必據經術事常辦於早而戒於漸一日上縱言及
於辭命先生曰人主之學唯當務爲急辭命非所先也
少作章疏只是開陳詳說欲以誠意感悟上心

一日極陳治道上曰此堯舜之事朕何敢當先生愀然曰
陛下此言非天下之福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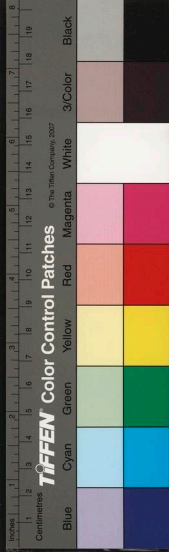
居職數月其章疏尤係教化之本根論王霸畧曰得天理
之正極人倫之至者堯舜之道也用其私心依仁義之
偏者霸者之事也王道坦然本乎人情出乎禮義若履



大路而行無復回曲霸者崎嶇反側於曲徑之中而卒
不與入堯舜之道故誠心而王則王矣假之而霸則霸
矣論正學厲賢畧曰君道在乎稽古正學明善惡之歸
辨忠邪之分趨道之正又在乎君志先定定志者正心
誠意擇善而固執之也惟以聖人之訓爲必當從先王
之治爲可法而已然天下之患常生於忽微而志亦戒
乎漸習故古之君出入閭燕必有誦訓箴諫之官左右
前後無非正人以成德業願陛下禮命老臣賢儒目親
便坐講論道義以輔聖德又擇賢後使陪法從朝夕進
見開陳善道以廣聽聞則知益明矣論養賢畧曰先王
求治何嘗不盡天下之才今天下之大豈爲乏賢而朝

廷無養賢之地以容之徐察其器能高下而進退之也
欲乞朝廷設延英院以待賢凡公論推薦及岩穴之士
必招致優禮視品給俸而不可遽進以官凡有政治委
之詳定典禮使之討論經畫得以奏陳治亂得以講究
也使政府及近侍之臣互相與接陛下時賜召對訪以
治道可觀其能察以累歲然後使賢者就位能者任職
無施之不稱也

朱子云王霸劄子說得好自古論王霸至此無餘蘊矣
嘗被旨赴中書議事安石方怒言者厲色待之先生徐曰
天下之事非一家私議願公平氣以聽之安石愧屈一
日因論事不合謂先生曰公之學如上壁言難行也先



生曰參政之學如捉風後來逐不附已者而獨不及於
先生且曰此人雖不知道亦忠信人也

荆公初議改法攻之者至有肆罵先生獨以至誠開納君
相疏入輒削藁常曰揚已矜衆吾所不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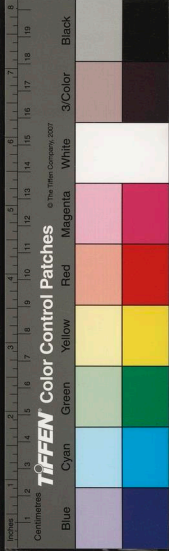
三年時言新法者皆得罪而先生以言不行懇求補外獨
差充京西提刑辭不受改授澶州判官乃止

嘗曰熙寧初介甫行新法並用君子小人君子正直不合
介甫以爲俗學不通世務斥去小人苟容諂佞介甫以
爲有材能知變通用之君子如君實不拜同知樞密院
以去范堯夫辭同修起居注得罪張天祺監察御史面
折介甫被謫介甫性狠衆人皆以爲不可則執之愈堅

君子既去所用皆小人爭爲刻薄故害天下益深使衆
君子未用與之敵俟其勢久自緩委曲平章尚有聽從
之理俾小人無隙以乘其爲害不至如此之甚也天下
以爲知言

開見錄

又云新政之改亦是熹熹爭之太過成就今日之事塗炭
天下亦須兩分其罪可也當時介甫欲去以數事上前
下去就若青苗之議不行則決其去伯淳於上前與孫
莘老同得上意要了當此事大抵上意不欲抑介甫要
得人擔當了而介甫之意亦尚無必伯淳嘗言管仲猶
能言出令當如流水以順民心今參政苦要做不順人
心事何耶介甫之意只恐始爲人所沮其後行不得伯



淳却道但做順人心事人誰不願從也介甫道此則感
賢誠意緣張天祺其日於中書大悖由是介甫大怒遂
以死力爭於上前上爲之一聽用從此黨分矣辛老
受約束而不肯行遂坐貶而伯淳遂待罪旣而除以京
西提刑伯淳復求對見上上言有甚文字伯淳云今咫
尺天顏尚不能少回天意文字復何用欲去而上問者
再四伯淳每以陛下不宜輕用兵爲言朝廷羣臣無能
任陛下事者遺言

五年太中公告老而歸先生求折資監當以便養歸洛歲
餘得監西京洛河竹木務家素清寡僦居洛城殆十餘
年與弟從容親庭日以讀書講學爲事士大夫從游者
盈門自是身益退位益卑而名益高於天下

八年十月慧見求言先生論朝政甚切上欲召使修三經
義執政不可命知扶溝縣扶溝地卑歲有水旱先生經
畫溝洫之法未興工而去官先生曰以扶溝之地盡爲
溝洫必數年乃成吾爲經畫十里之間開其端後人知
其利必有繼之者矣夫爲令必使境內之民凶年飢歲
免於死亡飽煖逸居有禮義之訓然後爲盡故吾於扶
溝與設學校聚邑人子弟教之亦幾成而廢夫百里之
地至狹也而道之廢興係焉是數事皆不及成豈非命
哉然知而不爲徒責命之廢興則非矣此吾所以不敢
不盡心也



元豐二年諸賢修襖洛園先生席上賦詩末云未須愁曰
暮天際是輕陰龜山嘆其溫柔忠厚間之者自然感動
右府同薦除判武學奉定劾其新法之初首爲異論罷之
呂申公疏曰顛立身行已素有本末講學議論久益疏
通其在言路論列皆辭意忠厚不失臣子之體

鄰邑民犯盜繫縣獄而逸既久遇赦先生坐是以特旨罷
邑人詣府及司農丐留者千數得監汝川稅

八年三月神宗升遐會先生以徵至府舉哀既罷雷守韓
康公之子宗師問朝廷之事如何曰司馬君實呂晦叔
作相矣又問果作相當如何曰當與元豐大臣同若先
分黨與他日可憂宗師曰何憂曰元豐大臣皆嗜利者

使自變其已甚害民之法則善矣不然衣冠之禍未艾
也二公果並相以宗丞召先生未行而卒

或問先生於富鄭公公曰伯淳無福天下之人也無福
先生云聖人用意深處全在繫辭詩書乃皆格言觀易須
識時然後見逐爻之間嘗包涵數意聖人嘗取其重者
爲之辭亦有易中言之已多取其未嘗言者亦不必重
事又有且言其時不及其父之材皆臨時參攷須先看
卦乃看得繫辭學者全要識時若不識時不足以言學
尹焞語錄

云吾學雖有所受天理二字却是自家體貼出來
又云某書字時甚敬非是要字好只此是學



晦庵銘之曰握管濡毫伸紙行墨一在其中點點畫畫

放意則荒取妍則惑必有事焉神明厥德

秋日成詩曰閒來無事不從容睡覺東牕日已紅萬物靜
觀皆自得四時佳興與人同道通天地有形外思入風
雲變態中富貴不溢貧賤樂男兒到此是豪雄

上蔡云明道門擺脫得開爲他所過者化

胡文定云聖人志在天下國家與常人志在功名全別孟
子傳聖人之道故曰子豈若是小丈夫哉諫於其君而
不受則悻悻然見於其面去則窮日之力且看聖人氣
象則別明道却是如此元豐中有詔起呂申公司馬溫
公溫公不起明道作詩送申公又詩寄溫公

二詩皆載文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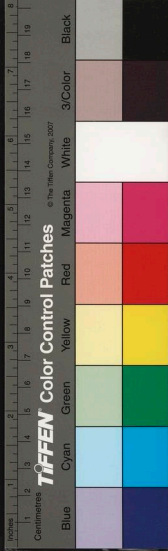
其意直是眷眷在天下國家雖然如此於去就又却分
明不放過一步

上蔡云先生善言詩他又不曾章解句釋但優游玩味吟
哦上下便使人有得處

又曰伯淳談詩並不下一字訓詁有時只轉一兩字點

音平聲撥地念過便教人省悟

陳忠肅嘗作責沈文送其姪孫淵幾叟云葉公沈諸梁問
孔子於子路于路不對葉公當世賢者譽有仲尼而不
知宜乎于路之不對也元豐乙丑夏予爲禮部貢院官
適與范醇夫同舍公嘗論顏子之不遷不貳惟伯淳有
之子問范曰伯淳誰也公默然久之曰不知有程伯淳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九
十
十一
十二
十三
十四
十五
十六
十七
十八
十九
二十
二十一
二十二
二十三
二十四
二十五
二十六
二十七
二十八
二十九
三十
三十一
三十二
三十三
三十四
三十五
三十六
三十七
三十八
三十九
四十
四十一
四十二
四十三
四十四
四十五
四十六
四十七
四十八
四十九
五十
五十一
五十二
五十三
五十四
五十五
五十六
五十七
五十八
五十九
六十
六十一
六十二
六十三
六十四
六十五
六十六
六十七
六十八
六十九
七十
七十一
七十二
七十三
七十四
七十五
七十六
七十七
七十八
七十九
八十
八十一
八十二
八十三
八十四
八十五
八十六
八十七
八十八
八十九
九十
九十一
九十二
九十三
九十四
九十五
九十六
九十七
九十八
九十九
一百

耶子謝曰生長東南實未知也時予年二十九矣自是以來嘗以寡陋自媿又自是每得先生之文必冠帶而讀之

侯仲良曰朱公掞見明道于汝州歸謂人曰某在春風中坐了一月

謝顯道曰明道終日坐如泥塑人接人則渾是一團和氣張九成曰明道書牕前有草茂覆砌或勸之芟明道曰不可欲常見造物生意又置盆池蓄小魚數尾時時觀之或問其故曰欲觀萬物自得意草之與魚人所共見惟明道見草則知生意見魚則知自得意此豈庸俗之見可同日而語

文潞公采衆議而爲之稱以表其墓曰明道先生而弟頤序之曰周公沒聖人之道不行孟軻死聖人之學不傳道不行百世無善治學不傳千載無真儒無善治士猶得以明夫善治之道以淑諸人以傳諸後無真儒則天下賢賢焉莫知所之人欲肆而天理滅矣先生生乎千四百年之後得不傳之學於遺經以興起斯文爲已任辨異端闢邪說使聖人之道煥然復明於世蓋自孟子之後一人而已然學者於道不知所向則不知斯人之爲功不知所至則孰知斯名之稱情也哉山可茂谷可遷明道之名則亙萬古而長存也

朱子曰嘗愛明道墓表有云學者於道知所向然後知

斯人之爲功知所至然後知斯名之稱情蓋此事在人
隨其所至之淺深而自知之彼不知者豈可以口舌強
爭彼知之矣則又何待較短長而後論哉

先生自十五六時聞汝南周茂叔論道遂厭科舉之業慨
然有求道之志未知其要汎濫於諸家出入於老釋者
幾十年反求諸六經而後得之明於庶物察於人倫知
盡性至命必本於孝弟窮神知化由通於禮樂辨異端
似是之非開百代未明之惑秦漢以來未有臻斯理也
謂孟子沒而聖學不傳以興起斯文爲已任其言曰道
之不明異端害之也昔之害近而易知今之害深而難
辨昔之惑人也乘其迷暗今之惑人也因其高明自謂

能窮神知化而不足以開物成務名爲無不周徧而實
則外於倫理窮深極微而不可以入堯舜之道天下之
學非淺陋固滯則必入於此自道之不明也邪誕妖異
之說競起塗生民之耳目溺天下於汙濁雖高才明智
膠於見聞醉生夢死不自覺也是皆正路之蕪蕪聖門
之蔽塞闢之而後可以入道先生進將覺斯人退將明
之書不幸早世皆未及也先生之言平易易知賢愚皆
獲其益如羣飲於河各克其量其教人自致知至於知
止誠意至於平天下洒掃應對至於窮理盡性循循有
序

伊川云明道之葬門人朋友爲文以述其道學者甚衆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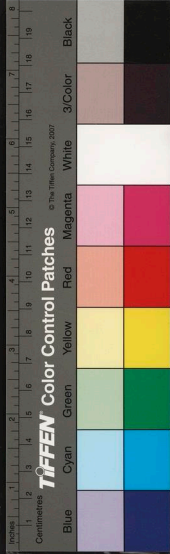
各用其所知蓋不同也而以爲子亭子之後傳聖人之道者一人而已是則同

劉立之曰自孟子沒聖學失傳先生傑然自立於千歲之後芟闢榛穢開示本原聖人之庭戶曉然可入學士大夫始知所向

范祖禹曰自孟子沒中庸之學不傳後世之士不循其本而用心於末故不可與入堯舜之道先生以獨智自得去聖人千有餘歲發其關鍵直睹堂奧一天地之理盡事物之變真學者之師也

朱光庭曰先生學以誠爲本仰觀乎天清明穹窿日月之運行陰陽之變化所以然者誠而已俯察乎地廣博持

載山川之融結草木之蕃殖所以然者誠而已人居天地之中參合無間純亦不已者在茲乎先生得聖人之誠者也才周萬物而不自以爲高學際三才而不自以爲足行貫神明而不自以爲異識照古今而不自以爲得至於六經之奧義百家之異說研窮披抉判然胸中天下之事雖萬變交於前而燭之不失毫釐權之不失輕重貧賤富貴死生皆不足以動其心非所得之深所養之厚能至是乎蓋其所知上極堯舜三代帝王之治其所以包涵博大悠遠纖悉上下與天地同流下至行師用兵戰陣之法皆造其極外之夷狄情狀山川道路之險易邊鄙防戍斥堠控帶之要靡不究知其更事



操決文法簿書又皆精密詳練而所有不試其萬一

游酢曰天地之心其太一之體歟天地之化其太和之運

歟確然高明萬物覆焉隤然厚博萬物載焉非以其一

歟陽自此舒陰自此凝消息滿虛莫見其形非以其和

歟夫子之德其融心滌慮默契於此歟不然何穆穆不

已渾渾無涯而能言之士莫足以頌其美歟

先生姿稟既異而充養有道純粹如精金溫潤如良玉寬

而有制和而不流忠誠貫於金石孝弟通於神明視其

色其接物也如陽春之溫聽其言其入人也如時雨之

潤胸懷洞然徹視無間測其蘊則浩乎若滄溟之無際

極其德美言益不足以形容

先生行已內主於敬而行之以恕見善若出諸已不欲弗

施於人居廣居而行大道言有則而行有常

其接物辨而不間感而能通教人而人易從怒人而人不

怨賢愚善惡咸得其心狡僞者獻其誠暴慢者致其恭

聞風者誠服覲德者心醉

呂大臨曰先生負特立之才知大學之要博聞強記躬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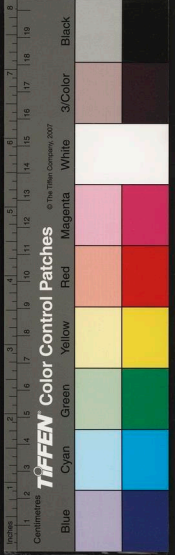
力究察倫明物極其所止渙然心釋洞見道體其造於

約也雖事變之感不一應之以是心而無窮雖天下之

理至衆知反之吾身而自足其致於一也異端並立而

不能移聖人復起而不與易其養之成也和氣充浹見

于聲容然望之崇深不敢慢也遇事優為從容不迫然



誠心懇惻弗之措也其自任之重壺學聖人而未至不欲以一善成名寧以一物不被澤爲己病不欲以一時之利爲己功其自信之篤也吾志可行不苟潔其去就吾義可安雖小官有所不屑

劉立之曰先生德性充完粹和之氣盎於面背樂易多恕終日怡悅未嘗見其忿厲之容某問以臨民曰使人各輸其情又問御吏曰正己以格物

邢恕曰先生德性絕人外和內剛眉目清峻語聲鏗然游酢曰先生氣爽清越洒然如在塵外宜不能勞苦又遇事則每與賤者同起居飲食人不堪其難而先生處之裕如也

康節作四賢吟云彥國之言鋪陳晦叔之言簡當君實之言優游伯淳之言條暢四賢洛陽之望是以在人之上有宋廡寧之間大爲一時之壯

朱熹贊曰揚休山立玉色金聲元氣之會渾然天成瑞日祥雲和風甘雨龍德正中厥施斯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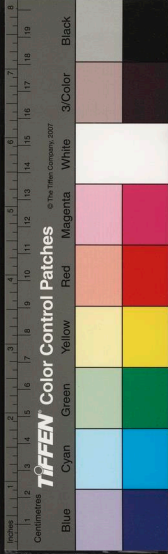
又曰明道蒼橫渠定性書直是條理不亂

定性書此篇大綱只在廓然而大公物來而順應兩句定性書自胷中瀉出云

云問曰此正所謂有造道之言

曰然只是一篇之中都不見一箇下手處問曰廓然而大公物來而順應這莫是下功處曰這是說已成處

遺書錄明道語多有只載古人全句不添一字底亦有重



出者是當時舉此句教人去思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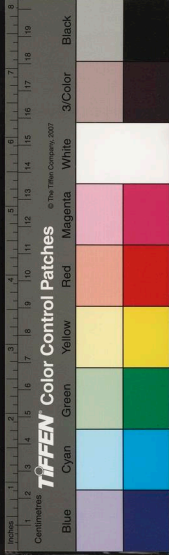
明道當初想明德煞容易便無那查滓只一再見濂溪當時又不似而今有許多言語出來不是他天姿高見得易如何便明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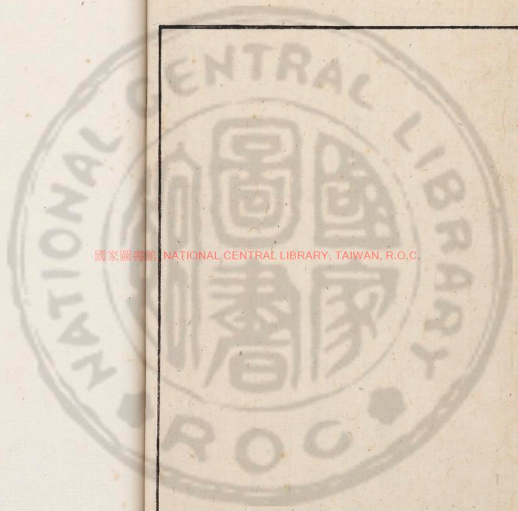
新法之行諸公實共謀之雖明道不以爲不是蓋那時也是個合變時節但後來人情洵洵明道始勸之以爲不可做逆人情底事及王氏排衆議行之甚力而諸公始退散

或問新法之行雖塗人皆知其害何故明道不以爲非曰自是王氏行得來有害若使明道爲之必不恁的狠狠又問若二程出來擔負莫復別否曰若如明道十事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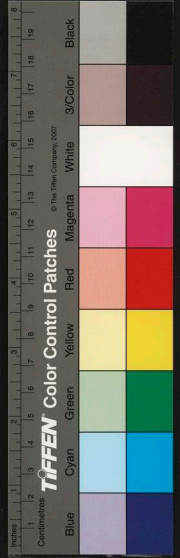
還他全別方得只看他當時薦章謂其志節慷慨云云則明道豈是循常蹈故塊然自守底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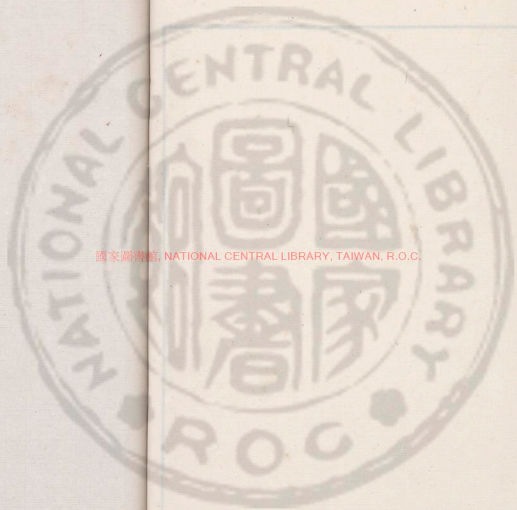
並諸子語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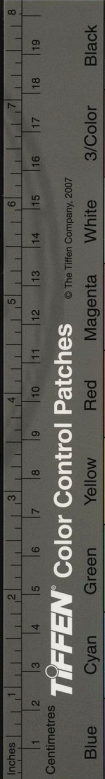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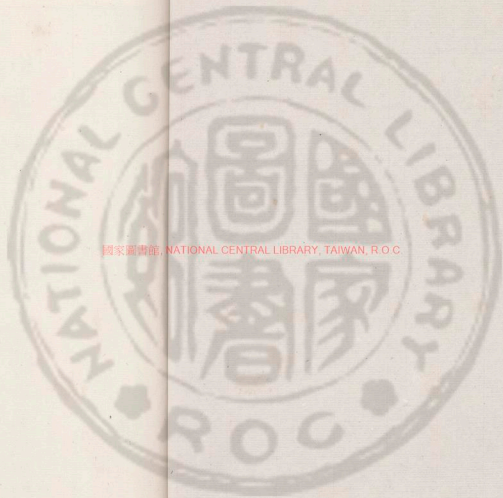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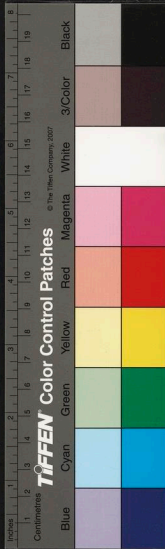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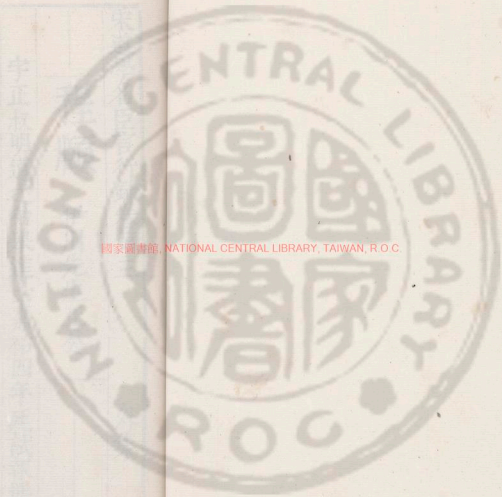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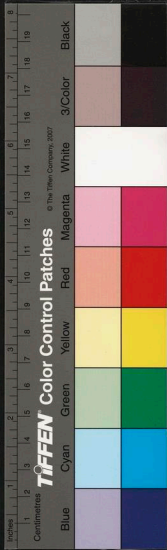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3395928 v26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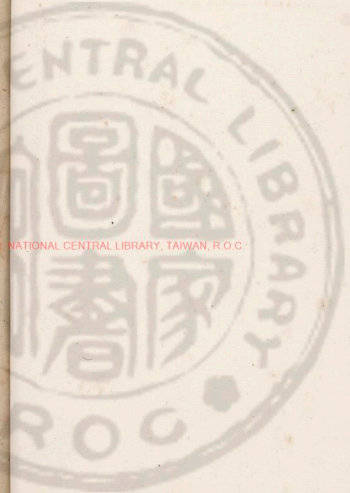
宋道學名臣言行錄卷第三

程頤 伊川先生正公

外集



字正叔明道之弟舉進士嘉祐四年廷試報罷遂不復試呂申公判大學請爲大學正固辭元豐八年授汝州團練推官西監教元祐初除祕省校書郎召對除通直郎充崇政殿說書八月兼判登聞鼓院二年八月以孔文仲言差管勾西監上奏乞歸五年正月丁父憂去官七年服除直祕閣判西監再辭以董敦逸言改授管勾崇福宮未拜九年上初親政申祕閣西監之命再辭紹聖間以黨論放歸四年十一月



編管涪州三年正月徽宗卽位移峽州四月以赦復
宣德郎任便居住還洛十月復通直郎權西監建中
靖國二年五月追所復官依舊致仕崇寧二年四月
有言其著書毀朝政旨追毀出身以來文字遂徙居
龍門之南五年復宣義郎致仕大觀元年九月卒年
七十五嘉定八年賜謚淳祐初封伊川伯

幼有高識非禮不動年十四五與明道同受學於周濂溪
年十八上書闕下勸仁宗以王道爲心生靈爲念黜世俗
之論期非常之功且乞召對面陳所學不報間遊太學
時胡翼之方主教導以顏子所好何學論試諸生得先
生所試大驚卽延見虛以學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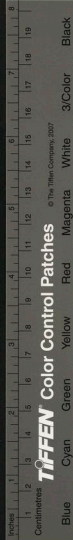
呂希哲與先生鄰齋首以師禮事焉旣而四方之士從游

者益衆

太中公屢當得任子恩輒推與族人熙寧間近臣屢薦自
以爲學不足不願仕也

呂申公知蒸州將行言曰伏見南省進士程頤年三十四
有特立之操出羣之姿嘉祐四年已與殿試自後絕意
進取往來太學諸生願得以爲師臣方領國子監親往
敦請卒不能屈臣嘗與之語洞明經術通古今治亂之
要寔有經世濟物之才非同拘士曲儒徒有偏長使在
朝廷必爲國器伏望特以不次旌用

挺宗嗣位門下侍郎司馬光尚書左丞呂公著及西京留



守韓絳上其行義於朝

溫公與申公同薦章曰竊見河南處士程某力學好古
家貧守節言必忠信動遵禮義年踰五十不求仕進真
儒者之高蹈聖世之逸民伏望特加召命擢以不次足
以矜式士類裨益風化

諫官朱光庭又言願道德純備學問淵博材資勁正有中
立不倚之風識慮明徹至知幾其神之妙言行相顧而
無擇仁義在躬而不矜若用斯人俾當勸講必能輔養
聖德啟導天聰一正君心爲天下福又言願究先王之
蘊達當世之務乃天民之先覺聖代之真儒俾之日侍
經筵足以發揚聖訓兼掌學教足以丕變斯文又祖宗

時起陳搏神放高風素節聞於天下揆頤之賢雖放未
必能過之頤之道則有搏放所不及知者觀其所學真
得聖人之傳致思力行非一日之精有經天緯地之才
有制禮作樂之具乞訪問其至正論所以平治天下之
道又謂頤以言乎道則貫徹三才而無一毫之爲間以
言乎德則并包衆美而無一善之或遺以言乎學則博
通古今而無一物之不知以言乎才則開物成務而無
一理之不揔是以聖人之道至此而傳况當天子進學
之初若俾真儒得專經席豈不盛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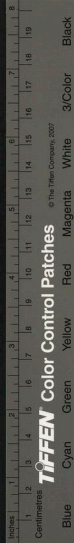
元祐初元召至京師除校書郎辭曰祖宗時布衣被召自
有故事今臣未得入見未敢祇命



王巖叟奏云伏見程頤學極聖人之精微行全君子之純粹早與其兄顥俱以德名顯於時陛下復起頤而用之顥趨召以來待詔闕下四方俊乂莫不翹首嚮風以觀朝廷所以待之者如何處之者當否而將議焉則陛下此舉係天下之心臣願陛下加所以待之之禮擇所以處之之方而使高賢得爲陛下盡其用則所得不獨頤一人而已四海潛光隱德之士皆將相招而爲朝廷出矣又奏去伏聞聖恩特除頤京官仍與校書郎足見陛下優禮高賢然臣願陛下下一召見之試以一言問爲治之要陛下遂可自觀其人臣以頤抱道養德之日久而潛神積慮之功深靜而閱天下之義理者多必有嘉言

以新聖聽此臣所以進頤非爲頤也欲成陛下之美耳陛下下一見而後命之以官則頤當之而無媿陛下與之而不悔授受之間兩得之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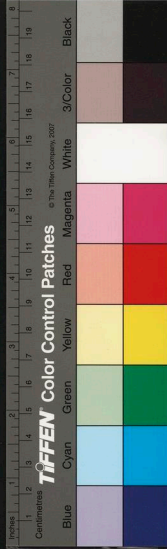
召對上奏論經筵三事其一以上富春秋輔養爲急宜選賢德以備講官因使陪侍宿直陳說道義所以涵養氣質薰陶德性其二請上左右內侍宮人皆選老成重厚之人不使侈靡之物淺俗之言接於耳目仍置經筵祇應內臣十人使伺上在宮中動息以語講官其或小有違失得以隨事規諫其三講令宮講官坐講以養人主尊儒重道之心寅畏祗懼之德又曰若言可行敢不就職如不可用願聽其辭皇太后先面諭將除說書既而



命下除崇政殿說書再辭而後受命四月例以暑熱罷講先生奏言輔導少主不宜踈略如此乞令講官以六參日上殿問起居因得從容納誨以輔上德

同孫覺顧臨及國子監長貳看詳國子監制先生所定大槩以爲學校禮義相先之地而月使之爭殊非教養之道請改試爲課有所未至則學官召而教之更不考定高下制尊賢堂以延天下道德之士錫解額以去利誘省繁文以專委任勵行檢以厚風教及置待賓吏師齋立觀光法如是者數十條

上疏太皇太后言今日至大至急爲宗社生靈長久之計是輔養上德而輔養之道非徒涉詩書覽古今而已要使跬步不離正人乃可以涵養薰陶成就聖德今間一講解釋數行爲益旣少又自四月罷講直至中秋不接儒臣殆非古人旦夕承弼之意請俟初秋卽令講官輪日入侍陳說義理仍選臣僚家十一二歲子弟三人侍上習業且以迯英迫隘暑熱恐於上體非宜而講日宰臣史官皆入使上不得舒泰悅懌請自今一月再講於崇政殿然後宰臣史官入侍餘日講於延和殿則後楹垂簾而太皇太后時一臨之不惟省察主上進業其於后德未必無補且使講官欲有所言易以上達所係尤大又講讀官例兼他職請亦罷之使得積誠意以感上心皆不報差兼判鼓院先生引前說且言入談道德出



領詒訟非用人體再辭不受

楊時曰仕道與祿仕不同常夷甫以布衣入朝祖宗欲優其禮令兼數局如鼓院染院之類夷甫一切受之及伊川爲講官朝廷亦欲使兼他職則固辭蓋前日所以不仕者爲道也則今日之事須其官足以行道乃可受不然是苟祿也然後世道學不明君子辭受取舍人鮮知之故常公之受人不以爲非而先生之辭人亦不以爲是也

上疏論延和講讀垂簾事且乞時召講官至簾前問上進學次第又奏邇英暑熱乞就崇政延和殿或他寬涼處講讀給事中顧臨以殿上講讀爲不可有旨修展邇英

關先生復上疏以爲修展邇英則臣所請遂矣然祖宗以來並是殿上坐講自仁宗始就邇英而講官立侍蓋從一時之便耳非若臨之意也今臨之意不過以尊君爲說而不知尊君之道若以其言爲是則誤主上知見臣職當輔導不得不辨

在經筵每當進講必宿齋豫戒潛思存誠冀以感動上意而其爲說常於文義之外反復推明歸之人主一日當講顏子不改其樂章門人或疑此章非有人君事也將何以爲說及講既畢文義乃復言曰陋巷之士仁義在躬人主崇高奉養備極苟不知學安能不爲富貴所移且顏子王佐之才也而簞食瓢飲季氏魯國之蠹也而



富於周公魯君用捨如此非後世之監乎聞者歎服

入侍之際容貌極莊時文潞公以太師平章重事或侍立終日不懈上雖踰以少休不去也人或以問先生曰君之嚴視潞公之恭孰爲得失先生曰潞公四朝大臣事幼主不得不恭吾以布衣職輔導亦不敢不自重也

嘗聞上在宮中起行漱水必避螻蟻因請之曰有是乎上曰然誠恐傷之爾先生曰願陛下推此心以及四海則天下幸甚一日講罷未退上忽起憑檻戲折柳枝先生進曰方春發生不可無故摧折上不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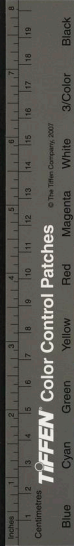
所講書有容字中人以黃覆之曰上潛邸嫌名也先生講罷進言曰人主之勢不愚不尊愚臣下尊之過甚而驕

心生爾此皆近輩養成之不可以不戒請自今舊名嫌名皆勿復避

神宗之喪未除而百官以冬至表賀先生言節序變遷時思方切請改賀爲慰及除喪有司又將以開樂置宴先生又奏請罷宴曰除喪而用吉禮則因事用樂可矣今特設宴是喜之也

聞後苑以金製水桶問之曰崇慶官物也先生曰若上所御則吾不敢不諫在職累月不言祿吏亦弗致旣而諸公知之俾戶部特給焉又不爲妻求邑封或問之曰某起於草萊三辭不獲而後受命今日乃爲妻求封乎

經筵承受張茂則嘗召講官啜茶觀畫先生曰吾平生不



啜茶亦不識畫竟不往

潞公嘗與台范諸公入侍經筵聞先生講說退相與嘆曰
真待講也一時文士歸其門者甚盛而先生亦以天下
自任論議褒貶無所顧避由是同朝之士有以文名世
者疾之如讐

蘇軾奏狀云臣素疾程某之姦未嘗假以辭色又呂陶言
明堂降赦臣寮稱賀訖而兩省官欲往奠司馬光時程
願言曰子於是日哭則不歌豈可賀赦才了却往吊喪
坐客有難之曰子於是日哭則不歌卽不言歌則不哭
今賀赦了却往吊喪於禮無害軾遂以鄙語戲願衆皆
大笑結怨之端蓋自此始又語錄云國忌行香伊川令

供素饌子瞻詰之曰正叔不好佛胡爲食素先生曰禮
居喪不飲酒不食肉忌日喪之餘也子瞻令具肉食曰
爲劉氏左袒於是范淳夫輩食素黃單食肉又解于
綽傳信錄云某嘗聞行香齋筵兩制以上及臺諫官破蔬
饌然以籠糲遂輪爲食會此皆用飲矣元祐初正叔以
食肉爲非是議爲素食衆多不從一日門人范淳夫嘗
排食遂具蔬饌子瞻因以鄙語戲正叔正叔門人朱公
掾輩衛之遂立敵矣是後蔬饌亦不行又語錄云時申
公爲相凡事有疑必質于伊川進退人材二蘇疑伊川
有力故極詆之

一日赴講會上瘡疹不坐已累日先生退請宰臣問上不



御殿知否曰不知先生曰二聖臨朝上不御殿太皇不當獨坐且人主有疾而大臣不知可乎翌日宰臣以先
生言奏請問疾由是大臣亦多不悅而諫議孔文仲因
奏先生汙下儉巧素無鄉行經筵陳說僭橫忘分遍謁
貴臣歷達臺諫騰口閒亂以償恩讐致市井目爲五鬼
之魁請放還田里以示典刑差管勾西京國子監

文仲傳載呂申公之言曰文仲爲蘇軾所誘脅論事皆用
軾意又申公家傳亦載其與呂大防劉摯王存同駁文
仲所論朱光庭事語甚激切且云文仲本以伉直稱然
恣不曉事爲浮薄輩所使以害善良晚乃自知爲小人
所給憤鬱嘔血而死按舊錄固多妄然此類不爲無據

新錄皆刪之失其實矣又范太史家傳云元祐九年春
曰伏見元祐之初陛下召願對便殿自布衣除說書天
下之士皆謂得人實爲希闊之美事而纔及歲餘卽以
人言罷之願之經術行誼天下共知司馬光呂公著皆
與願相知二十餘年然後舉之此二人者非爲欺罔以
誤聖聰也願在經筵切於陛下進學故其講說語常繁
多草茅之人一旦入朝與人相接不爲關防未冒朝廷
事體而言者謂願大佞大邪貪贖請求奔走交結又謂
願欲以故舊傾大臣以意氣役臺諫其言皆誣罔非實
也蓋當時臺諫官王岩叟朱光庭賈易皆素推伏願之
經行故不知者指以爲黨陛下慎擇經筵之官如願之



賢皆足以輔導聖學至如臣輩叨備講職實非敢望也
臣久欲爲願一言懷之累年猶豫不果使願受誣罔之
謗於公正之朝每思之不無愧也今臣已乞去若復召
之勸講必有補聖明臣雖在外終無所憾矣

三省進呈先生服除欲與館職判檢院簾中以其不靖令
只與西監願初在經筵歸其門者甚盛而蘇軾在翰林
亦多附之者遂有洛黨蜀黨之論二黨道不同互相非
毀竟爲蜀黨所擠蘇軾執政纔進稟復云但恐不肯靖
簾中入其說故願不復得召

再辭西監之命極論儒者進退之道監察御史董敦逸奏
以爲有怨望輕躁語改授管勾崇福宮尋鑿去官哲宗
初親政申秘閣西監之命再辭不就

紹聖間以黨論放歸田里編管涪州謝良佐曰是行也良
佐知之乃族子公孫與邢恕之爲爾先生曰族子至愚
不足責故人情厚不敢疑孟子既知天焉用尤臧氏
貶涪州渡江中流船幾覆舟中人皆號哭先生獨正襟安
坐如常已而及岸同舟有父老問曰當船危時君獨無
怖色何也曰心存誠敬耳老父曰心存誠敬固善然不
若無心先生欲與之言老父徑去不顧

自涪還洛氣貌容色髭髮皆勝平昔

謫涪注周易與門弟子講學不以爲憂赦得歸不以爲喜
復通直及判西監之命卽謁告欲遷延爲尋鑿計旣而供



職尹焯深疑之先生曰上初卽位首被大恩不如是則何以仰承德意然吾之不能任蓋已決矣受一月之俸焉然後唯吾所欲爾

言者論先生本因姦黨論薦得官雖嘗明正罪罰而叙復過優今復著書非毀朝政於是有旨追毀出身以來文字其所著書令監司覺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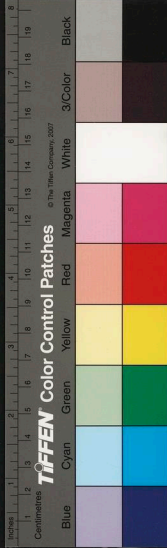
語錄云范致虛言程某以邪說詖行惑亂衆聽而尹焯張繹爲之羽翼事下河南府體究盡逐學徒復隸黨籍遷居龍門之南止四方學者曰尊所聞行所知可矣不必及吾門也

崇寧三年謂張繹曰吾受氣甚薄三十而浸盛四十五十而後完今生七十二年校其筋骨無損也繹曰先生豈以受氣之薄而厚爲保生邪先生喟然曰吾以忘生徇欲爲深耻

易傳成書已久學者莫得傳授或以爲請曰自量精力未衰尚覲有少進耳其後寢疾始以授尹焯張繹

尹焯曰先生踐履盡易其作傳只是因而寫成孰讀玩味節可見矣又云先生平生用意惟在易傳求先生之學者觀此足矣語錄之類出於學者所記有工拙蓋未能無失也又云門弟子請問易傳事一字之義必再三命之蓋其潛心甚久未嘗容易下一字

大觀初九月疾革門人進曰先生平日所學正今日要用



先生力疾微視曰道着用便不是其人未出覆門先生

歿一作門人郭忠孝尹子云非也忠孝自黨事起不與先生往來及卒亦不致奠

既沒昔之門人高第多已先亡無有能形容其德美者然

先生嘗謂張繹曰我昔狀明道先生之行我之道蓋與

明道同是特欲知我者求之於此文可也

初明道嘗謂先生曰異日能尊嚴師道者吾弟也若接引

後學隨人材而成就之則予不得讓焉

先生母夫人有知人之鑒二先生幼時勉之讀書因書綉

帖上曰我惜勤讀書兒又並書二行前曰殿前及第程

延壽明道幼時名次曰處士後皆驗夫人已知之於童穉中

矣

游楊來見伊川一日先生坐而瞑目二子立侍不敢去久

之先生乃顧曰二子猶在此乎日暮矣姑就舍二子者

退則門外雪深尺餘矣其嚴厲如此晚年接學者乃更

平易蓋其學已到处但於聖人氣象差少從容耳明

道則已從容惜其蚤死不及用也使及用於元祐間則

不至有今日事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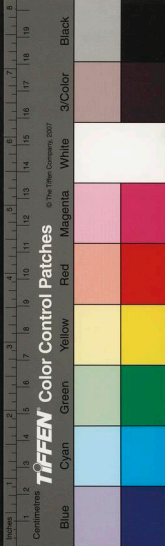
韓維與二先生善屈致于頤昌暇日同游西湖命諸子侍

行次有言貌不莊敬者伊川回視厲聲叱之曰汝輩從

長者行敢笑語如此韓氏孝謹之風衰矣韓遂皆逐去

之

先生與韓公維約候韓公年八十一往見之是歲元日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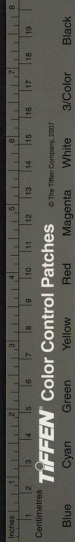


子翁賀正乃曰某今年有一債未還春中當暫往頰昌
見持國乃往造焉久留頰川韓早晚伴食體貌加敬一
日韓密謂其子彬叔曰先生遠來無以爲意我當有黃
金藥林一重三十兩似可爲先生壽未敢遽言之我當
以他事使汝待食從容道吾意彬叔待食如所戒試啟
之先生曰頤與乃翁道義交故不遠而來奚以此爲詰
朝遂歸持國謂其子曰我不敢言正爲此耳再三謝過
而別

呂汲公以百練遺伊川伊川辭之時族兄子公孫在旁謂
伊川曰勿爲已甚姑受之伊川曰公之所以遺願者以
頤貧也公爲宰相能進天下之賢隨材而任之則天下
受其賜也何獨願貧也天下貧者亦衆矣公出固多恐
公不能周也

程隨侍太中知漢州宿一僧寺明道入門而右從者皆
隨之伊川入門而左獨行至法堂上相會伊川自謂此
是基不及家兄處蓋明道和易人皆親近伊川嚴重人
不敢近也

先生嘗說某於易傳今却已自成書但逐旋修改期以七
十其書可出退之稱聰明不及於前時道德日負於初
心信然某於易傳後來所改無幾不知如何故且期之
以十年之功看如何春秋之書待劉絢文字到却用功
亦不多也今人解詩全無意思却待出斐文字中庸書



部已成今農夫祁寒暑雨深耕易耨播種五穀吾得而食之今百工技藝作爲器用吾得而用之甲胃之士被堅執銳以守土宇吾得而安之却如此閑過了日月卽是天地間一蠹也功澤又不及民別事又做不得惟有補緝聖人遺書庶幾有補耳

陳長方見尹子於姑蘇問中庸解子云先生自以爲不滿意焚之矣

先生被謫時李邦直尹洛令都監來見伊川才出見之便請上轎先生欲略見叔母亦不許莫知朝命云何是夜宿於都監聽明日差人管押成行至龍門邦直遣人謁銀百星先生不受旣歸門人問何爲不受曰渠是時已

與其不相知豈可受

嘗云吾四十以前讀誦五十以前研究其義六十以前反復綯繹六十以後著書著書不得已

尹焞年二十始登先生之門嘗得朱公揆所論雜說呈先生問先生此書可觀否先生留半月一日請曰前日所呈雜說如何先生曰某在何必觀此若不得願心只是記得他意焞自此不敢復讀

朱子曰若伊川不在則何可不讀

南方學者從先生旣久有歸者或問曰學者久從學于門誰是最有得者先生曰豈敢便道有得處且只是指與他個坡徑令他尋將去不錯了已是忒大懸若失自得



尤難其人謂之得者便是已有也若論隨力量而有見處則不無其人也

先生常服蠶袍高帽簷旁半守

一云帽桶八寸簷旁半十四直繫纜曰此

野人之服也深衣紳帶青緣篆文非禮勿視非禮勿聽

非禮勿言非禮勿動

紹興間胡安國言程某修身行法規矩準繩獨出諸儒之

表雖崇寧間曲加防禁學者私相傳習其後門人稍稍

進用傳者浸廣士大夫爭相淬勵而其間志利祿者託

其說以自售外黨相排衆論洶洶深誚其徒而乃士及

於伊川竊以爲過矣夫聖人之道所以垂訓萬世無非

中庸非有甚高難行之說離世異俗之行此誠不可易

之至論也然中庸之義不明久矣自願兄弟始發明之

然後其義可思而得也不然則或謂高明所以處已中

庸所以接物本末上下析爲二途而其義不明矣士學

宜師孔孟此亦至論也然孔孟之道不傳久矣自願兄

弟始發明之而後其道可學而至也不然則或以六經

語孟之書資口耳取世資以干祿愈不得其門而入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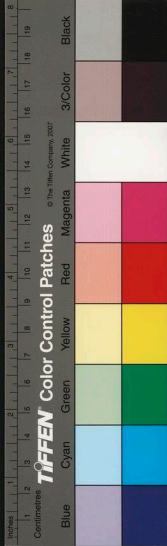
今欲使學者蹈中庸師孔孟而禁使不得從願之學是

入室而不由戶也不亦誤乎

尹焞曰先生之學本於至誠其見於言動事爲之間處中

有常疏通簡易不爲矯異不爲狷介寬猛合宜莊重有

體或說匍匐以弔喪誦孝經以追薦皆無此事衣雖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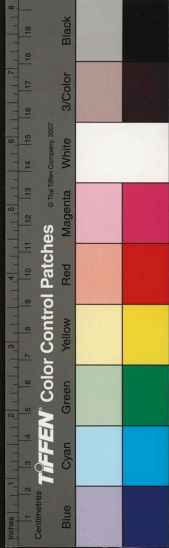
素冠襟必整食雖簡儉蔬飯必潔太中年老左右致養無違以家事自任悉力營辦細事必親贍給內外親族八十餘口

又曰於書無所不讀於事無所不能

謝良佐曰伊川才大以之處大事必不動聲色指顧而集矣或曰人謂伊川守正則盡通變不足子之言若是何也謝子曰陝右錢以鉄舊矣有議更以銅者已而會所鑄子不踰毋謂無利也遂止伊川聞之曰此乃國家之大利也利多費省私鑄者眾費多利少盜鑄者息民不敢盜鑄則權歸公上非國家之大利乎又有議增解鹽之直者伊川曰價平則鹽易溲人得食無積而不售

者歲入必倍矣增價則反是已而果然司馬公既相薦伊川而起之伊川曰將累人矣使韓富當國時吾猶可以有行也及温公大變配豐復祖宗之舊伊川曰役法當討論未可輕改也公不然之既而數糾紛不能定由是觀之亦可以見其梗槩矣

朱熹書易傳後曰易更三聖而制作不同若庖羲氏之象文王之辭皆依卜筮以爲教而其法則異至於孔子之贊則一以義理爲教而不專於卜筮也是豈其故相反哉俗之淳澆既異故其所以爲教爲法者不得不異而道則未嘗不同也然自秦漢以來考象辭者泥於術數而不得其弘通簡易之法談義理者淪於空寂而不適



乎中正仁義之歸求其因時立教以承三聖不同於法
而同於道者則惟伊川之書而已

又曰易傳義理精字數足無一毫欠闕只是於本義不相
合易本是卜筮之書程先生只說得一理

伊川晚年文字如易傳直是盛得水住

晚年所見其實更無一句懸空說底話今觀易傳可見
何嘗有一句不着實

易傳言理甚備象數却欠在亦有未安處如无妄六二不
耕穫不菑畚只是說一箇無所作爲之意易傳却言不
耕而穫不菑而畚謂不首造其事殊非正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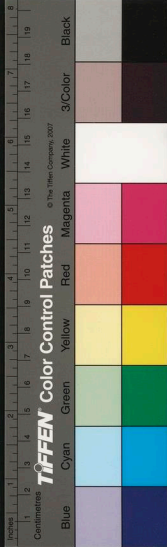
沈允用問和靖伊川易傳何處是切要尹云體用一源顯

微無間此是最切要處後舉似李延平延平曰尹說箇
好然須是看得六十四卦三百八十四爻都有下落方
始說得此話

向見敬夫及伯恭皆令學者專讀程易傳徃徃皆無所得
蓋程傳但觀其理而不考卦畫經文則其意味無窮各
有用處誠爲切於日用功夫但以卦畫經文考之則不
免有可疑者

問程易說得理也太多曰伊川求之太深嘗說三百八十
四爻不可只作三百八十四爻解其說也好而今似他
解時依舊只作得三百八十四般用

程易難看其用意精密道理平正更無抑揚若能看得有



味則其人亦太段知義理矣

易傳明白無難看但伊川以天下許多道理散入六十四卦中若作易看卽無意味唯將來作事看卽句句字字有用處

程先生經解理皆在解語內

伊川有詩解數篇說小雅以後極好

程先生詩傳取義太多詩人平易恐不如此

今只看論語一書何嘗有懸空說底話只爲漢儒一向尋求訓詁更不着聖人意思所以二程不得不發明道理開承學者使激昂向上求聖人用心處故放得稍高又曰二程之學以大學論語中庸孟子爲標指而達于六

經使人讀書窮理以誠其意正其心修身自家而國以及於天下其道坦而明其說簡而通其行端而實蓋將有以振百代之沉迷而內之聖賢之域

跋遺書後曰此書二程門人記其所見聞問答也讀是書者誠能主敬以立其本窮理以進其知使本立而知益明知精而本益固則日用之間且將有以得乎先生之心矣

問遺書中載明道語便自然洒落明決曰自是他見得容易伊川易傳却只管修改晚年方出其書若使明道作自無許多事伊川說話如今看來中間寧無小小不同只是大綱統體說得極善如性卽理也一語直是自孔



子後惟是伊川說得盡這一句便是千萬世說性根基

並朱子

胡安國曰程氏之文於易則因理以明象而知體用之一源於春秋則見諸行事而知聖人之大用於諸經語孟則發其微指而知求仁之方入德之序程氏之行其行已接物則忠誠動於州里其事親從兄則孝悌顯於家庭其辭受取舍非其道義則一介不以取與諸人雖祿之千鍾不顧也

胡宏曰二公倡久絕之學於今日其功比於孔子作春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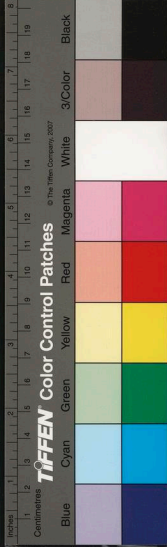
孟子闢楊墨

張栻曰二先生所以教學者不越於居敬窮理二事取其

善反覆讀之亦可以見蓋居敬有力則其所窮者愈精窮理浸明則其所居益有地二者實互相發也

又曰二先生書完全精粹愈讀愈無窮不可不詳味也又曰伊川之言看得似乎平易而研窮其味無斂

胡安國曰昔嘗見鄒志完論近世人物因問明道如何曰此人得志使萬物各得其所又問伊川如何曰却不得此明道又問何以不得比曰爲有不通處後來再論二先生學術志完却曰伊川見處極高昔鮮于侁曾問顏子在陋巷不改其樂不知所樂者何事伊川却問曰尋常道顏子所樂者何侁曰不過是說所樂者道伊川曰若有道可樂便不是顏子以此知伊川見處極高



朱子曰此道更前聖賢其說始備自堯舜以下若不生孔子後人去何處討分曉孔子後若不生孟子亦未分曉後數千載乃始得二程出來發明此理秦漢以下直是說夢

這個道理自孔孟既沒便無人理會得只有韓文公曾說來又只說到正心誠意而遺了格物致知及至程子始推廣其說工夫精密無復遺慮然程子既沒門人說得便差都說從別處去與致知格物都不相干是不曾精曉得程子之說耳只有五峯說得精其病猶如此亦緣當時諸公所聞於程子者語意不全或只聞一時之語或只聞得一邊所以其說多差後來却是集諸家語錄

濬起衆說此段工夫方始渾全

國初人便已崇禮義尊經術欲復二帝三代已自勝如唐人但說未透在直至二程此理方說得透

問明道可比顏子伊川可比孟子否曰明道可比孟子孟子才高恐伊川未到然伊川收束檢制處孟子却不能及

明道德性寬大規模廣闊伊川氣質剛方文理密察其道雖同而造德各異

故明道嘗爲條例司官不以爲浼而伊川所作行狀乃不載其事明道猶謂青苗可且放過而伊川乃於西監一狀枝計如此可謂不同矣但明道所處乃大賢以上



事學者未至而輕議之恐失所守伊川所處雖高然實
中人可以跂及學者只當以此爲法則庶乎其寡過矣
今之想像大程者當識其明決中和處小程者當識其初
年之嚴毅晚年又深以寬平處

天姿大段高則學明道若不及明道則且學二程橫渠
渠最親切二程規模廣大

程先生資稟高潔淨不大段用工夫橫渠姿稟有夾雜偏
駁處故大段用工夫

明道之言發明極致通透洒落善開發人伊川之方卽是
明理實慧精深尤耐咀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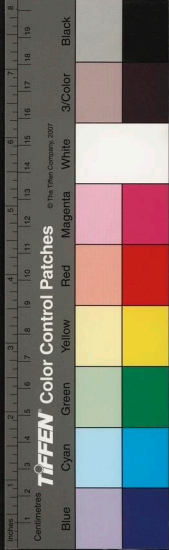
然明道之言一見便好久看愈好所以賢愚皆獲其益

伊川之言乍見未好久看方好故非久於玩索者不能
識其味此其自任所以有成人材導師道之不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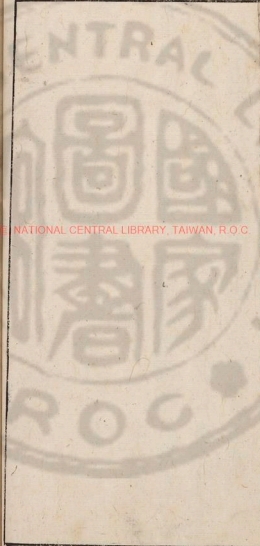
明道渾然天成不犯人力伊川功夫造極可奪天巧明道
說話超邁不如伊川說得的確

書伊川帖曰近世學者闕理不精正坐讀書太草草耳况
春秋大義數十炳若日星固已見於傳序而所謂不容
遺忘者又非先生決不能道也夫三綱五常太倫大法
有識以上卽能言之而臨小利害輒已失其所守正以
學不足以全其本心之正是以無所根着而忘之耳旣
有以自信其不容遺忘又不覺因事而形于筆札之間
非先生之德盛仁熟左右逢原能及是耶





贊曰規員矩方繩直準平久矣君子展也大成布帛之丈
菽粟之味知德者希孰識其貴 並朱子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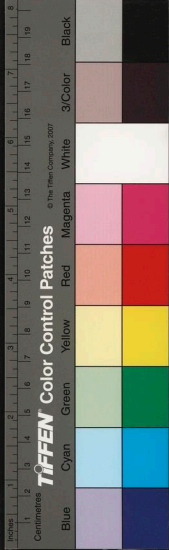
宋道學名臣言行錄卷第四

外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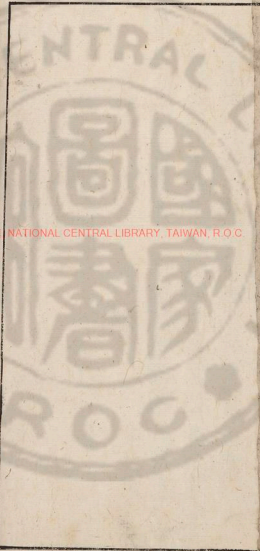
張載 橫渠先生明公

字子厚先世大梁人後寓鳳翔嘉祐二年登進士第
為祁州法遷丹州雲石縣令除涇州僉判熙寧二年
冬被召除崇文校書明年移疾歸十年春復召還同
知太常禮院議禮不合復以疾歸卒年五十八

少孤無所不學喜談兵當康定用兵時年十八慨然以功
名自許上書謁范文正公一見知其遠器欲成就之責
之曰孺者自有名教何事於兵因勸讀中庸先生讀其
書雖愛之猶未以為是也又訪諸釋老之書反求之六



贊曰規員矩方繩直準平久矣君子展也大成布帛之丈
菽粟之味知德者希孰識其貴 並朱子語



宋道學名臣言行錄卷第四

外集

張載 橫渠先生明公

字子厚先世大梁人後寓鳳翔嘉祐二年登進士第
為祁州法遷丹州雲石縣令除涇州僉判熙寧二年
冬被召除崇文校書明年移疾歸十年春復召還同
知太常禮院議禮不合復以疾歸卒年五十八

少孤無所不學喜談兵當康定用兵時年十八慨然以功
名自許上書謁范文正公一見知其遠器欲成就之責
之曰孺者自有名教何事於兵因勸讀中庸先生讀其
書雖愛之猶未以為是也又訪諸釋老之書反求之六

經嘉祐初見二程於京師共語道學先生渙然自信曰
吾道自足何事旁求乃晝業異學淳如也

呂與叔作行狀一作晝棄其學學焉尹焞言之伊川曰
表叔平生議論謂願兄弟有同處則可若謂學於願兄
弟無是事項年屬與叔刪去之不謂尚存幾於無忌憚
矣

尹焞云先生昔在京座虎皮說易聽從甚衆一夕二程
至論易次日先生徹去虎皮曰吾平日爲諸公說者皆
亂道有二程近到深明易道吾所弗及汝輩可師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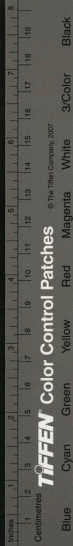
在雲岩政先敦本善俗知京兆王公樂道延致郡學先生
教人以德語學者孰能少置意科舉相從于堯舜之域

聞法語亦多從之者

神宗卽位二年呂晦叔薦之曰張其學有本原四方之學
者皆宗之上卽命召見上問治道皆以漸復三代爲對
他日見執政語之曰新政之更懼不能任事求助於子何
如先生曰朝廷將大有爲天下士願與下風若與人爲
善則孰敢不盡如教玉人追琢則人亦故有不能執政
嘿然所語多不合寔不悅

命校書崇文辭復按獄浙東或曰張某以道德進不宜使
之治獄執政曰淑問如臯陶猶敵囚此何傷獄成還朝
會第天祺以言得罪先生蓋不安乃請告西歸

歸居於橫渠故居終日危坐一室左右簡編俯而讀仰而



思有得則識之或中夜起坐取燭以書其志道精思未始須臾息亦未始須臾忘也

學者有問多告以知禮成性變化氣質之道學必如聖人而後已聞者莫不動心有自得之者窮神化一天人立大本斥異學自孟子以來未之有也嘗謂門人曰吾學既得於心則修其辭命辭命無差然後斷事斷事無失吾乃沛然精義入神者豫而已矣

熙寧九年秋集所立言謂之正蒙出示門人曰此書予歷年致思之所得其言殆與前聖合大要發端示人而已其觸類廣之則吾將有待於學者正如老木一株枝別固多所少者潤澤華葉耳

慨然有意三代之治論治人先務未始不以經界為急講求法制粲然備具要之可以行於今如有用者舉而措之耳嘗曰仁政必自經界始方與學者議古之法安買田一方畫為數井推先王之遺法明當今之可行皆有志未就

公去朝築室兩山下整衣蔬食專精治學以知人而不知天為賢人而不為聖人自秦漢以降學者之大弊也故其學尊禮貴德安命樂天時以為難公持論不變也

先生氣質剛毅德盛貌嚴然與人居久而日親其治家接物大要正己以感人人未之信反躬自治不以語人雖未有論安行而無悔故識與不識聞風而畏聞人之善



喜見顏色蒼問學者雖多不倦有不能者未嘗不開其
端有可語者必丁寧以誨之惟恐其成就之晚

再移疾西歸過洛見二程曰某病不起尚可及長安也行
至臨潼沐浴更衣而寢及旦視之亡矣

公卒門人欲謚爲明誠中子以質明道明道以問溫公溫
公復書曰子厚平生用心欲率今世之人復三代之禮
郊特牲曰古者生無爵死無謚爵謂大夫以上也檀弓
記禮所由失以謂士之有誄自孫賁父始子厚官比諸
侯之大夫則宜謚矣然曾子問曰賤不誄貴幼不誄長
禮也唯天子稱天以誄之諸侯相誄猶爲非禮况弟子
而誄其師乎孔子沒哀公誄之不聞弟子復爲之謚也

今諸君欲謚子厚恐不合於古禮非子厚之志與其以
陳文範陶靖節王文中丞貞曜爲比其尊之也曷若以
孔子爲比乎

明道詩哭之曰歎息斯文約共修如何夫子便長休東山
無復蒼生望西土誰任後學求千古聲名聯櫟夢二年
零落去山丘寢門慟哭知何恨豈獨交親念舊遊

朱晦翁贊之曰蚤悅孫吳晚逃佛老勇撤臯比一變至道
精思力踐妙契疾書訂頑之訓示我廣居

先生言書多閱而好忘者只爲義理未精耳理精則須記
了無去處也仲尼一以貫之盖只着一義理都貫却學
者但養心識明靜自然可見死生存亡皆知所從來曾



中瑩然無疑止此理爾孔子言未知生焉知死只略言
之死之事只生是也更無別理

富貴之得不得天也至於道德則在已求之而無不得者
也

學者不可謂少年自緩便是四十五十二程從十四歲時
便銳然欲學聖人今盡及四十未能及顏閔之徒小程
可如顏子然恐未知顏之無我

謂范巽之曰吾輩不及古人病源何在范請問荅曰此非
難悟設此語者蓋欲學者存意之不忘庶游心寢熟有
一日脫然如大寐之得醒耳

朱子云橫渠此意正要學者將此題目時時省察使之

積久貫熟而自得之耳非謂只要如此說殺也

又言義理有疑卽濯去舊見以來新意

朱曰此說甚當最有理若不濯去舊見何處得新意來
今學者有二種病一是主自家意思一是舊有先入之
說雖欲擺脫亦被它自來相尋

曰讀書少則無由考校得義精蓋書以維持此心一時放
下則一時德性有懈讀書則此心常在不讀書則終看
義理不見書須成誦精思多在夜中或靜坐得之不記
則思不起但通貫得大原後書亦易記所以觀書者釋
已之疑明已之未達每見每加新益則學易進矣於不
疑處有疑方是進



朱曰近覺先生成誦之說最爲捷徑蓋未論看得義理如何且是收得此心有歸着處不至走作然亦須是專一精研使一書通透爛熟都無記不起處方可別增一書乃爲有益

又曰言有教動有法畫有爲宵有得晡有養息有存

朱曰此語極好君子終日乾乾不可食息間亦不必終日讀書或靜坐存養亦是天地之生物以四時運動春生夏長同是不息及至秋冬凋落亦只藏於其中故明年復生若使至秋冬已絕則來春無緣復有生意學者常喚令此心不死則日有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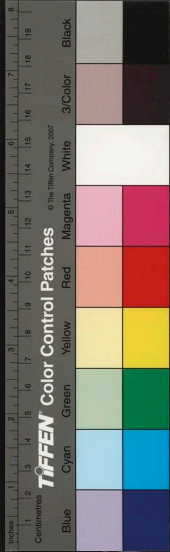
曰爲天地立心爲生民立極爲前聖繼絕學爲萬世開太

平朱曰此道自孟子後千有餘歲若夫不欲此道復明則不使今人有知者既使人有知者則必有復明之理此皆先生以道自任之意

明道曰子厚以禮教學者最善使學者先有所操守子厚賦高才其學更先從雜博中來

伊川曰子厚謹嚴纔謹嚴便有迫切氣象無寬舒之氣上蔡云橫渠嘗言吾十五年學個恭而安不成明道曰可知是有多少病在

又云橫渠教人以禮爲先大要欲得正容謹節意謂世人汗漫無守便當以禮爲地教他人就上面做工夫然其門人下稍頭溺於刑名術數之間行得來困無所見處



如契木札相似更沒滋味遂生厭倦故其學無傳之者
明道嘗與橫渠在興國寺講論終日而曰不知舊日曾有
甚人於此處講此事

先生銘其書室之兩牖東曰砭愚西曰訂頑伊川曰是起
爭端不若止曰東西銘

明道曰西銘其得此意只是須得子厚如此筆力他人無
緣做得孟子已後未有人及此得此文字省多少言語
要之仁孝之理備於此須更而不于此則便不仁不孝
也

西銘原道之宗祖自孟子後未見此書

觀西銘能養浩然之氣者

游酢得西銘讀之即渙然不逆於心曰此中庸之理也能
求之語言之外者也又論弘毅曰西銘言弘之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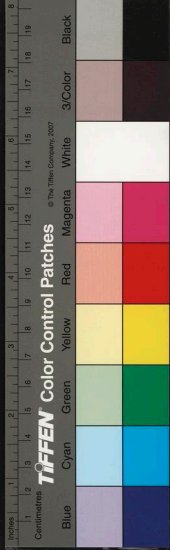
訂頑之言極純無雜秦漢學者所未到

伊川語

訂頑意極完備乃仁之體也學者體此意令有諸己其地
位已高到此地位自別有見處不可窮高極遠恐於道
無補也

訂頑立心便達天德

問西銘如何伊川曰此橫渠文之粹者也曰充得盡時如
何曰聖人也橫渠能充盡否曰言有多端有有德之言
有造道之言有德之言說自己事如聖人言聖人事也
造道之言則智足以知此如賢人說聖人事也橫渠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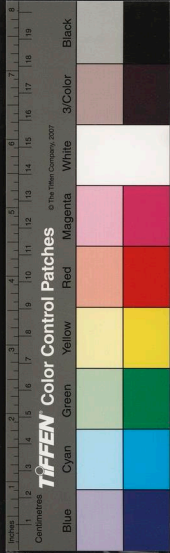
儘高言儘醇自孟子後儒者都無他見識

楊時致伊川書曰西銘言體而不及用恐其流遂至於兼愛伊川荅之曰橫渠之言誠有過者乃在正蒙西銘推理以存義廣前聖所未發與性善養氣之論同功豈墨氏之比哉西銘明理一而分殊墨氏則二本而無分分殊之弊私間而失仁無分之罪兼愛而無義分立而推理一以止私勝之流仁之方也無別而迷兼愛以至於無父之極義之賊也子比而同之過矣且彼欲使人推而行之本爲用也反謂不及不亦異乎

伊川荅先生書曰所論大槩有苦心極力之象而無寬裕溫柔之氣非明睿所照而考索至此故意屢偏頂言多

室小出入時有之明所照者如目所觀纖微盡識之矣考索至者如揣料於物約見彷彿耳能無差乎更望完養思慮涵泳義理他日自當條暢

南軒與朱子書曰西銘近日常讀理一分殊之指龜山後書終未之得蓋斯銘之作政爲學者私勝之流昧夫天理之本然故推明理一以極其用而其分之殊自不可亂蓋如以民爲同胞謂尊高年爲老其老慈孤幼爲幼其幼是推其理一而其分自在也故曰分立而推理一以止私勝之流仁之方也龜山以無事乎推爲理一引聖人老者安之少者懷之爲說恐未知西銘推理一之指也



朱子答曰天地之間理一而已然乾道成男坤道成女二氣交感化生萬物則其大小之分親疎之等至於千百千萬而不能齊也不有聖賢者出孰能合其異而反其同哉西銘之作意蓋如此程子以爲明理一而分殊可謂一言以蔽之矣蓋以乾爲父坤爲母有生之類無物不然所謂理一也而人物之生血脉之屬各親其親各子其子則其分亦安得而不殊哉一統而萬殊則雖天下一家中國一人而不流於兼愛之蔽萬殊而一貫則雖親疎異情貴賤異等而不牴於爲我之私此西銘之大指也觀其推親親之厚以大無我之公因事親之誠以明事天之道蓋無邊而非所謂分立而推理二者夫

豈專以民吾同胞長長幼幼爲理一而必熟識於言意之表然後知其分之殊哉且所謂稱物平施者正謂稱物之宜以平吾之施云尔若無稱物之義則亦何以知夫所施之平哉龜山第二書蓋欲發明此意然言不盡而理有餘也故愚得因其說而遂言之

朱曰熹旣爲西銘解後得尹氏書云楊中立答伊川論西銘書有釋然無惑之語伊川讀之曰楊時也未釋然乃知此論所疑第一書之說伊川蓋亦未之許也

龜山語錄有曰西銘理一而分殊知其理一所以爲仁知其分殊所以爲義所謂分殊猶孟子言親親而仁民仁民而愛物其分不同故所施不能無差等耳或曰如是



則體用果離而二矣曰用未嘗離體也以人觀之四肢百骸具於一身者體也至其用處則首不可以加履足不可以納冠蓋卽體而言分已在其中矣此論分別異同合有歸趣大非荅書之比豈其年高德盛而所見始益精歟因復表而出之以明荅書之說誠有未釋然者而龜山所見蓋不終於此而已也

問西銘曰更須子細看他說理一而分殊而今道天地不是父母父母不是天地不得分明是一理乾道成男坤道成女則凡天下之男皆乾之氣凡天下之女皆坤之氣從這理便徹上徹下都卽是一個氣下道朱子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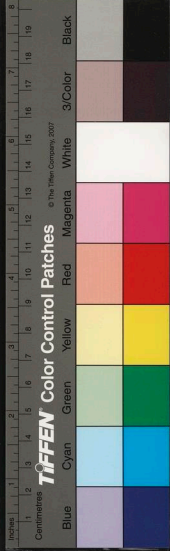
西銘自首至末皆是理一分殊乾父坤母固是一理分而

言之便見乾坤自乾坤父母自父母

問自惡旨酒至勇於從而順令此六聖賢事可見理一分殊乎曰惡旨酒育英才是事天顧養及錫類則是事親每一句皆存兩義推類可見

問天地之塞如何是塞曰塞與帥字皆張子用字之妙處塞乃孟子塞天地之間體乃孟子氣體之充者有一毫不滿不足之處則非塞矣帥卽志氣之帥而有主宰之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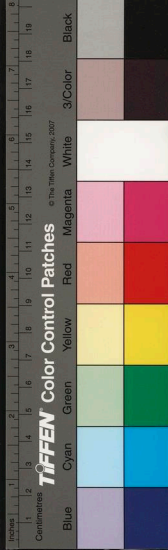
西銘一篇正在天地對吾其體天地之帥吾其性兩句乾爲父坤爲母便是理一而分殊予茲藐焉混然中處便是分殊而理一



西銘有個劈下來底道理有個橫截斷底道理竊意當時
語意似謂每句直下而觀則事天事親之理皆在焉全
篇中斷而觀之則上專是事天下專是事親各有攸屬
問向日魯以西銘仁孝之理請問蒙令截斷橫着後來見
得孝是發見之先仁是天德之全事親如事天卽是孝
自此推之事天如事親卽仁矣老吾老幼吾幼自老老
幼幼之心推之至於疲癯瘠疾皆如兄弟顛連而無告
乃始盡故以敬親之心不欺閭室不媿屋漏以敬其天
以愛親之心樂天循理無所不順以安其天方始謂之
性竊意橫渠大意只是如此不知是否曰他不是說孝
是將孝來形容這仁事親底道理便是事天底樣子人

且逐日自把身心來體察一遍便見得吾身便是天地
之塞吾性便是天地之帥許多人物生於天地之間同
此一氣同此一性便是吾兄弟黨與大小等級之不同
便是親疎遠近之分故敬天當如敬親戰戰兢兢無所
不至愛天當如愛親無所不順天之生我安頓得好令
我富貴崇高便如父母愛我當喜而不忘安頓得不好
令我貧賤憂戚便如父母欲成就我當勞而不怨或曰
先生謂事親是事天底樣子說盡西銘之意矣

知化則善述其事窮神則善繼其志這志便只是那天地
帥吾其性底志爲人子便要述得父之事繼得父之志
如此方是事親如事天便要述得天之事繼得天之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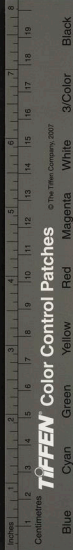
方是事天若是違了此道理便是天之悖德之子若害了這仁便是天之賊子若是濟惡不悛便是天之不才之子若能踐形便是天地克肖之子這意思血脉都是從天地之塞吾其體天地之帥吾其性說緊要都是這兩句若不是這兩句則天自是天我自是我有何干涉吾其體吾其性有我去承當之理

問穎封人之錫類申生其恭二子皆不能無失處豈能盡得孝道曰西銘本不是說孝只是說事夫但推事親之心以事天耳二子就此處論之誠是如此蓋事親却未免有失處若天道純然則無失之處只是推此心以奉事之耳

問無逃而待烹申生未盡子道何故取之曰天不到得似獻公也人有妄天則無妄若教自家死便是理合如此只得聽受之

問西銘只是仁孝繼志述事曰是以父母比乾坤主意不是說孝只是以人所易曉者明其所難曉者耳

問西銘專爲理言不爲分設曰西銘書橫渠所以示人至爲深切而伊川又以理一分殊贊之言雖至約而理則無餘矣蓋乾之爲父坤之爲母所謂理一者也然乾坤者天下之父母也父母者一身之父母則其分不得不殊矣故以民爲同胞物爲吾與者自其天下之父母者言之所謂理一者也然謂之民則非真以爲吾之同胞



謂之物則非真以為我之同類矣此自其一身之父母者言之所謂分殊者也又以其曰同胞曰吾與曰宗子曰家相曰老曰幼曰聖曰賢曰顛連而無咎則於其間又有如是等差之殊哉但其所謂理一者貫乎分殊之中而未於相離耳此天地自然古今不易之理夫子始發明之非一時救弊之言姑以強此而弱彼也

問西銘止以假塗非終身之學曰西銘之言指吾體性之所自來以明父乾母坤之實極樂天踐形窮神知化之妙以至於無一行之不慊而沒身焉故伊川以為充得盡時便是聖人恐非專為學者一時所見而發也

問龜山語錄曰西銘理一為仁分殊為義曰仁只是流出

來底便是仁各自成一箇物言到底便是義仁只是那流

行處義只是那當做處

西銘理一而分殊不是伊川說破也難理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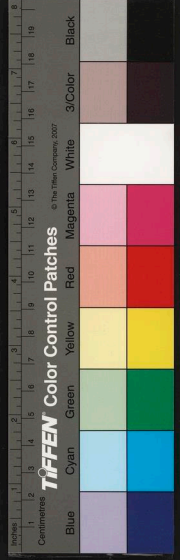
並朱子語

橫渠著正蒙時處處置筆硯得意即書明道云子厚却如

此不熟

上卷語錄

問橫渠曰由太虛有天之名由氣化有道之名合虛與氣有性之名合性與知覺有心之名日本只是一個太虛漸漸細分說得密耳太虛便是這四者之總體而不雜乎四者而言由氣化有道之名氣化是那陰陽造化四時寒暑晝夜雨露霜雪山川木石金水火土皆是這個便是那太虛只是便雜却氣化說雖氣化而實不離乎



太虛未說到人物各具當然之處

朱子語

問太虛便是太極圖上而底圓圈氣便是圓圈裏陰陽靜動否曰然又曰合虛與氣有性之名有這氣道理便隨在裏面無此氣則道理無安頓處如水中月須是有此水方映得那天上月若無此水終無此月也心之知覺又是那氣之虛虛底聰明視聽作爲運用皆是有這知覺方運用得道理所以橫渠說人能弘道是心能盡性非道弘人是性不知檢心

論正蒙說道體處如太和太虛虛空云者正是說氣說聚散處其流乃是個大輪迴蓋其思慮旁索所至非性分自然之知若語道理惟周子說無極而太極最好如由

太虛有天之名由氣化有道之名合虛與氣有性之名合性與知覺有心之名亦說得有理由氣化有道之名如所謂率性之謂道是也然使明道形容此理必不如此說伊川所謂橫渠之言誠有過者乃在正蒙以清虛一大爲萬物之原有去安等語槩可見矣

又曰虛是說理橫渠之言大率有未瑩處有心則日有知覺又何合性與知覺之有

問說太和所謂道一段考索許多亦好其後乃云不如野馬紛紛不足謂之太和却說劄子曰彼以太和狀道體與發而中節之和何異

問正蒙中說得有病處還是他命辭不出有差還是見得



差曰他是見得差

正蒙是窮盡萬物之理

意自十四五時讀程張書至今四十餘年但覺其義之深
指之遠而近世紛紛所謂文章議論者殆不足復過眼
信乎孟氏以來一人而已然非用力之深者亦無以信
其必然也舊嘗釋其言之近者別爲一書名近思錄云
問橫渠似孟子否曰橫渠嚴密孟子宏闊橫渠之學是苦
心得之乃是致曲

問孟子乎正橫渠高處太高僻處太僻曰是

橫渠用工親切程氏規模廣大學者用工安當如此也

橫渠之於程子猶伯夷伊尹之於孔子加朱子

張戩

字天祺橫渠之弟登進士第調吹州闕公簿移鳳翔

普潤縣令改知懷安軍金堂縣轉太惲熙寧二年爲

御史裏行明年出知公安縣改夏縣監鳳翔司竹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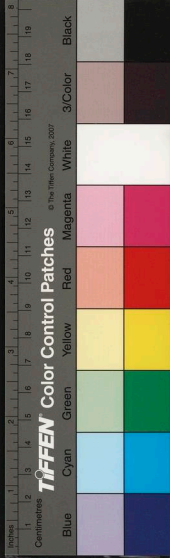
九年卒年四十七

知金堂誠心愛人既去而人思之

熙寧初以御史召進對未嘗不以堯舜三代之事進于上
前惻怛之愛無所遷避大要啟君心進有德謂及經正

本當自朝廷始

王安石變法公上疏論非是乞罷條例司及追還常平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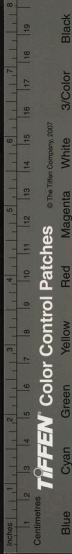
者不報并劾曾公亮陳升之趙抃依違不能改正

韓絳代陳升之領條例司公言絳左右徇從王安石與爲死黨遂參政柄李定誣侂自幕官擢臺職陛下惟安石是信今輔以絳之詭隨臺臣又得李定之比繼繼其來芽孽浸盛臣豈敢愛死而不言哉又言呂惠卿刻薄辨急假經術以文飾姦言附會安石惑誤聖聽不宜勸講君側章十數上最後言及大惡未去橫欲未除不正之司尚存無名之使方授臣今更不敢赴臺供職又詰中書爭之聲色俱厲公亮俛首不荅安石以扇掩面而笑公曰其乏任直宜爲參政所笑天下之人笑參政亦不少矣

口錄云公爲裏行請罷條例司因詰中書極陳其事辭氣甚厲介甫以扇掩面而笑公怒曰參政笑戩戩亦笑參政所爲事耳豈惟戩笑天下誰不笑之者

嘗與介甫爭辨因舉經語爲證介甫曰安石却不曾讀書賢却會讀書公不能荅伊川曰却不向道只這個便是不會讀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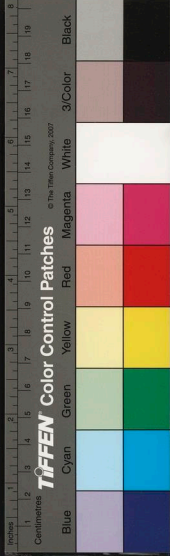
公篤實寬裕儼然正色雖甚愠不見於容然與人居溫厚之意久而益親終日言未嘗及於利樂道人之善而不及其惡樂進已之德而不事無益之言其清不以能病人其和不以物奪志常鷄鳴而起勉勉矯強任道力行每若不及德大容物沛若有餘常自省小過差必語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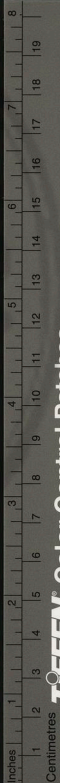
TIFFEN Color Control Patches © The Tiffen Company, 2007

宋道學名臣言行錄卷第四

曰我知之矣公等察之後此不復爲矣
橫渠嘗語人曰吾弟德性之美吾有所不如其不自假而
勇於不屈在孔門之列宜與子夏相後先
伊川云天祺有自然德氣似個貴人氣象只是却有氣短
處規規太以事爲重傷於周至却是氣局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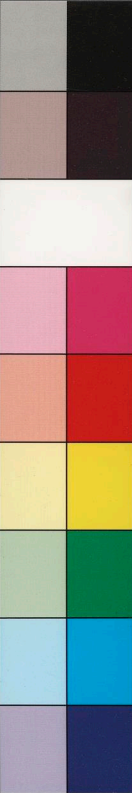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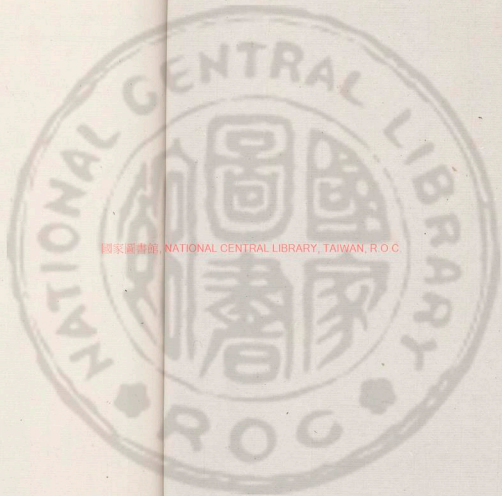


TIFFEN® Color Control Patches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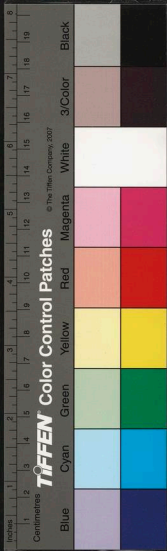
© The Tiffen Company, 200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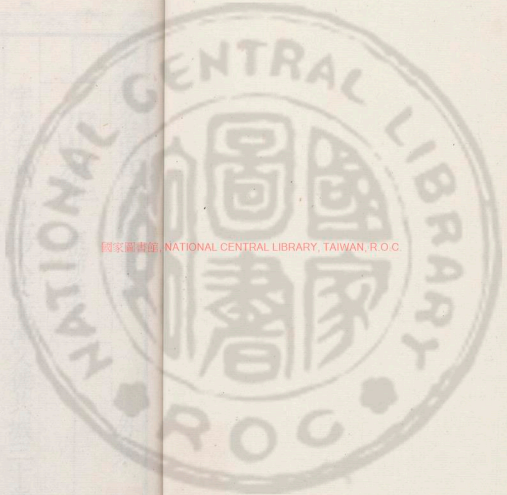
Blue Cyan Green Yellow Red Magenta White 3/Color Black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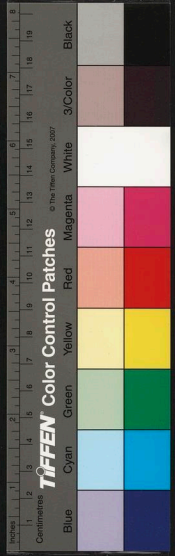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3395929 037



宋道學名臣言行錄卷第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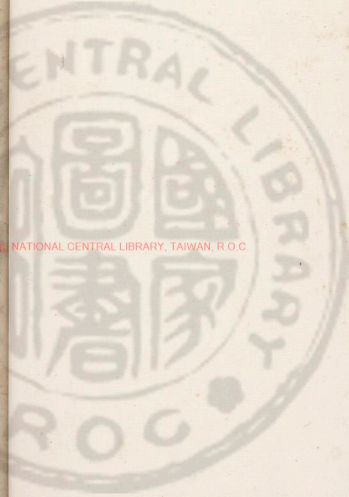
邵雍 康節先生

外集



字堯夫其先范陽人徙衡漳又徙共城三十歲來遊
于洛葬其親於伊川遂為河南人嘉祐中詔舉遺逸
留守王拱辰薦之授試將作監簿熙寧初復求逸士
中丞呂誨等復薦之補潁州團練推官三辭不獲而
後受命終稱疾不之官十年卒年六十七贈秘書省
著作郎元祐中特賜諡

始學於百源堅苦刻厲冬不爐夏不扇夜不就席者數年
衛人賢之先生歎曰昔人尚友千古而吾未嘗及四方



遠可已乎於是走吳適楚過齊魯客梁晉久之而歸曰
道在是矣蓋始有定居之意

少時自雄其才慷慨有大志既學力慕高遠謂先王之事
爲可必致及其學益老德益邵玩心高明觀於天地之
運化陰陽之消長以達乎萬物之變然後頽然其順浩
然其歸在洛三十年始至蓬蒿環堵不蔽風雨躬爨以
養其父母居之裕如講學於家未嘗強以語人而就問
者日衆鄉里化之遠近尊之士人之道洛者有不之公
府而必之先生之廬先生德氣粹然與人言必依於仁
義忠信樂道人之善而未嘗及其惡故賢者悅其德不
賢者服其化所以厚風俗成人材者先生之功多矣先

生之學得之於勃挺之挺之得之於穆伯長推其源流
遠有端緒而先生淳一不雜汪洋浩大其所自得者多
矣

覃思於易夜不設席旦不再食三年而學以大成大名王
豫天悅瑰偉博達之士也精於易聞先生之篤志愛而
欲教之與語三日得所未聞始大驚服卒捨其學而學
焉於書無所不讀著皇極經世六十卷晚猶喜爲詩平
易而造於理有擊壤集三十卷自爲之序

居洛四十年安貧樂道自云未嘗擅肩所居寢息處爲安
樂窩自號安樂先生又爲寢廡讀書燕居其下且則焚
香獨坐晡時飲酒三四甌微醺便止不使至醉也嘗有



詩云對有淺深存燮理飲無多少係經綸真道山翁拙
 於用也能康濟自家身大寒暑則不出每出乘小車用
 一人挽之為詩以自詠曰花似錦時高閣翠草如茵處
 小車行司馬公贈以詩曰林間高閣翠已久花外小車
 猶未來隨意所之遇主人喜客則留三五宿又之一家
 亦如之或經月忘返雖性高潔而接人無賢不肖貴賤
 皆懽然如親嘗自言甚至大病自不能支其遇小疾得
 有客對話不自寬疾之去體也學者來從之間經義精
 深浩博應對不窮思致幽遠妙極道數間與相知之深
 者開口論天下事雖久存心世務者不能及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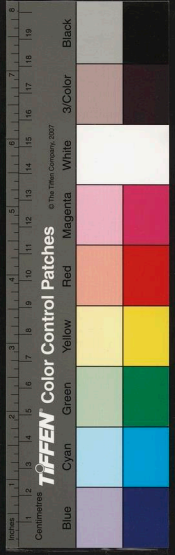
與富文忠早相知富初入相謂門下士田葉大卿曰為我

主曰某為今人當服今人之衣温公歎其言合理

熙寧三年初行新法天下騷然先生閑居林下門生故舊
 仕宦四方者皆欲投劾而歸以問先生先生曰正賢
 者所當盡力之時新法固嚴能寬一分則民受一分之
 賜矣投劾而去何益

嘗過士友家畫卧見其枕屏畫小兒迷藏題詩其上云遂
 令高卧人欹枕看兒戲盖熙寧間也

熙寧中洛陽以清德為朝廷尊禮者大臣曰富韓公侍從
 曰司馬温公呂申公位卿監以清德早退者十餘人好
 學樂善有行義者幾二十人先生隱居謝聘皆相從忠
 厚之風聞於天下里中後生皆知畏廉耻欲行一事必



曰無為不善恐司馬端明邵先生知

富公自汝州得請歸洛養疾築第與先生天津隱居相

富曰自此可時相招矣先生曰其冬夏不出春秋時間過親舊間公相招未必來不召或自至富謝客戒子曰先生來不以時見先生一日過之富作詩云先生自甯客西畿樂道安閉絕世機再命初筵終不起獨耳窮巷寂無依貫窅百代嘗探古今詠千篇亦造微珍重相知忽相訪醉和風雨夜深歸富賞之青衣蒼頭掖之以行一日與先生論天下事富喜甚不覺獨步下堂先生不為起徐指二蒼頭戲富曰忘却拄杖矣富常患氣痞先生曰好事到手畏慎不為他人做了鬱鬱何益富笑

曰此事未易言也蓋為嘉祐建儲耳富雖剛易過事詳審不萬全不發先生因戲之富一日有憂色先生問之富曰先生度某之憂安在先生曰豈以安石罷相惠卿參政惠卿凶暴過安石乎富曰然先生曰公無憂安石惠卿不以勢利合勢利相敵將自為仇矣不暇害他人也未幾惠卿果叛安石富謂先生曰先生識慮絕人遠矣一日暮春溫公見先生曰明日儂修顯開堂說法富公聊叔欲借往聽之聊叔貪佛已不可勸富公果往於理未便光後進不敢言先生曷不止之先生曰恨聞之晚矣明日富果往後先生因見富謂曰聞上欲用裴晉公禮起公富笑曰先生以謂某衰病能起否先生曰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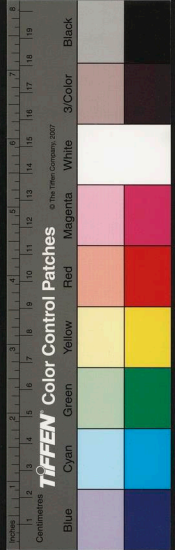
也或人言上命公公不起一僧開堂公乃出無乃不可
乎富驚曰某未之思也富以先生年高勸學修養先生
曰不能學人胡走亂走也

歷寧癸丑王荀龍仲賢魏公客也因入洛見先生出魏送
行詩顏體大書極奇備先生曰吾少日喜作大字李挺
之曰學書妨學道故嘗有詩曰憶昔初書大字時學人
飲酒與吟詩若非^黃髮推金石四十五年成一井

洛之交遊年長者拜之年等者友之年少者以子弟待之
未嘗少異於人故得人之懽心每歲春二月四日天
漸熱即止八月出十一月天漸寒即止故吟詩云時有
四不出大雨大雨會有四不起公會集會每出入皆倒

屣迎致雖兒童奴隸皆知尊奉每到一家子弟家人爭
具酒饌問其所欲不復呼姓氏但曰吾家先生至也雖
閨門骨肉間事有未決者亦求教先生以至誠爲之開
論莫不悅服十餘家如先生所居安樂窩以待其來謂
之行窩故其沒鄉人挽詩云春風秋月嬉遊處冷落行
窩十二家洛陽風俗之美如此

治平間與客散步天津橋上聞杜鵑聲慘然不樂客問其
故則曰洛陽舊無杜鵑今始至有所主客曰何也先生
曰不二年上用南士爲相多引南人專務變更天下自
此多事矣客曰聞杜鵑何以知此先生曰天下將治地
氣自北而南將亂自南而北今南方地氣至矣禽鳥飛



類得氣之先者也春秋晝六鷁退飛鷁鶴來巢氣使之也自此南方草木皆可移南方疾病瘴癘之類北人皆苦之矣至熙寧初其言乃驗

謂本朝五事自唐虞而下所未有者一革命之日市不易肆二克服天下在卽位後三未嘗殺一無罪四百年方四葉五百年無心腹患

熙寧十年夏感微疾氣日益耗神日益明笑謂溫公曰瘡欲觀化一遭如何溫公曰未應至此先生笑曰死生亦常事耳張橫渠喜論命來問疾因曰先生論命否當推之先生曰若天命則已知之矣世俗所謂命則不知也橫渠曰先生知天命矣載尚何言程伊川曰先生至此

他人無以爲力願自主張先生曰平生學道豈不知此然亦無可主張時焄正寢諸公議後事於外有欲葬近洛城者先生已知呼伯溫入曰諸公欲以近城地葬我不可當從伊川先瑩耳七月初四日大書詩一章曰生于太平世長於太平世死于太平世客問年幾何六十有七歲俯仰天地間浩然獨無愧以是夜五更稽顙伊川又問從此永訣更有見告乎先生舉兩手示之伊川曰何謂也先生曰面前路徑須令寬路窄則自無着身處况能使人行也

辯惑

明道言堯夫病革言試與觀化一遭子厚言觀化他人便觀得自家又如何觀得化嘗觀堯夫詩意纔做得識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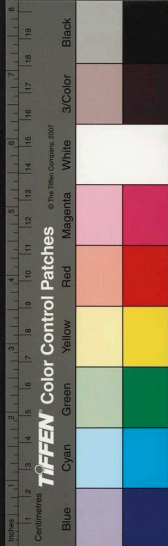
理却於備術未見所得

又云堯夫臨終時只是諸謔須臾而去以聖人觀之則亦未是蓋猶有意也比之常人甚懸絕也他疾甚革願往視之因警之曰堯夫平生所學今日無事否他氣微不能答次日見之却有聲如絲髮來大蒼云你道生薑樹上生我亦只得依你說是時諸公都在廳上議後事他在房間便聞得諸公恐喧他畫出外說話他皆聞得一人云有新報云堯夫問有甚事曰有某事堯夫曰我將爲收却幽州也以他人觀之便以爲怪此只是心虛而明故聽得問堯夫未病時不如此何也曰此只是病後氣將絕心無念慮不覺便如此又問亦先知死何也

曰只是一箇不動心釋氏平生只學這箇事將這箇做一件大事學者不必學他但燭理明自能之只如堯夫事他自如此亦豈當學也

元祐中韓康公尹洛請謚于朝常博歐陽棐議曰君少篤學有大志久而後知道德之歸且以爲學者之患在於好惡先成平心而挾其私智以求於道則蔽於所好而不得其真故求之至於四方萬里之遠天地陰陽屈伸消長之變無所不可而必折衷於聖人雖深於象數先見默識未嘗以自名也其學純一而不雜居之而安行之而成平夷渾大不見圭角其自得深矣云云按謚法

溫良好樂曰康能固所守曰節



按晁以道集叔弼後謂以道曰棐從母王宣徽夫人得疾洛陽先妣夫人亟以棐入洛時先公參大政臨行告戒曰洛中有邵堯夫吾獨不識汝爲吾見之棐既至洛求教先生特謂棐徐道其立身本末甚詳出門揖送猶曰足下其無忘鄙野之人於異日棐伏念先生未嘗辱教一言雖欲不忘亦何事耶歸曰大人則喜曰幸矣堯夫有以處吾兒也後二十年棐入太常爲博士次當作謚議乃恍然周省先生當時之言落筆若先生之自序無待其家所上文字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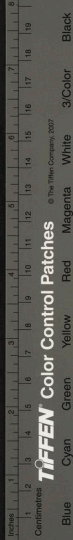
張嶠述其行畧曰先生治易書詩春秋之學窮意言象數之蘊明皇帝王霸之混著書十餘萬言研精極思三十

年觀天地之消長推日月之盈縮考陰陽之度數察剛柔之形體故經之以元紀之以重處之以運終之以世又斷自唐虞訖于五代本諸天道質以人事興廢治亂靡所不載其辭約其義廣其書著其旨隱嗚呼美矣至矣天下之不能事畢矣

明道銘其墓曰嗚呼先生志豪力雄闊步長趨凌高厲空深幽索隱曲陽旁通在古或難先生從容有問有觀以沃以豐天不愁遺哲人之凶

晦庵贊其畫像曰天挺人豪英邁蓋世駕風鞭霆歷覽無際手探月窟足躡天根閒中今古醉裡乾坤

二程侍太中公訪先生於天津之廬先生携酒飲月坡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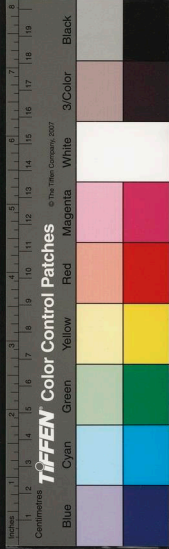


歡甚語其平生學術出處之大致明日明道謂周純明
曰昨從堯夫先生游聽其議論振古之豪傑也惜其無
所用於世周曰所言何如曰內聖外王之道也

謂程子曰子雖聰明然天下事亦衆矣子能盡知耶子曰
天下之事願所不知者固多然堯夫所謂不知者何事
時適雷起堯夫曰子知雷起處乎子曰願知之堯夫不
知也堯夫愕然曰何謂也子曰既知之安用數推之以
其不知故待推而後知堯夫曰子以爲起於何處子曰
起於起處堯夫愕然稱善晁以道嘗以書問邵之數于
伊川伊川答書云願與堯夫同里巷居三十餘年世間
事無所不問惟未嘗一字及數

先生與商州趙守有舊時章惇作商州令趙厚遇之一日
趙請先生舉輩同會章議論縱橫不知敬先生也因語
及洛中牡丹之盛趙因謂章曰先生洛人也知花爲甚
詳先生因言洛人以見根撥而知花之高下者知花之
上也見枝葉而知者知花之次也見莖蕾而知者知花
之下也如公所說乃是知花之下也章慙服嘿然趙因
謂章從先生學章從先生游欲傳數學先生謂章須十
年不仕宦乃可學蓋不之許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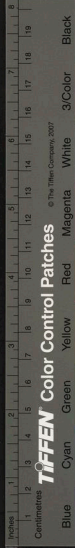
上蔡云堯夫直是豪才在風塵時節便是偏霸手段如富
公身都將相嚴重有威人不敢仰視他將做小兒樣看
或問邵所學何如謝曰他只見得天地進退萬物消長



之理便敢做大於聖人門下學上達事更不施功所以
差却堯夫精易之數事物之成敗終始人之禍福修短
美得來無毫髮差錯如指此屋便知起於何時至某年
月日而壞無不如其言然二程不貴其術明道云堯夫
欲數傳與其兄弟某兄弟那得工夫要學須二十年工
夫堯夫初學於李挺之師禮甚嚴雖在一野店飯必襯
坐必拜欲學堯夫亦必如此伯淳聞說甚熟一日因監
試無事以其說推美之皆合出謂堯夫曰堯夫之數豈如
一倍法以此知太玄都不濟事堯夫驚拊其背曰大哥你
怎恁地聰明他日伊川問明道加倍之數曰都忘之矣
因嘆其心無偏繫者乎此

伯溫云邢和叔亦欲從先君學先君略爲開其端倪和叔
援引古今不已先君曰姑置是此先天學未有許多言
語且當虛心滌慮然後可學此和叔招別詩有地下每
慙呼孺子床前時得拜龐公之句先君和云觀君自比
諸葛亮顧我殊非黃石公斷章云出人才業尤須惜慎
勿輕爲西晉風

上蔡云堯夫之數邢七要學堯夫不肯曰徒長姦雄
程曰顯接人多矣不雜者三人張子厚邵堯夫司馬君實
或問康節詩嘗有堯老之說如何朱子曰便是他有些
子這個曰如此莫於道體有異否曰他常說老子得易
之體孟子得易之用體用自分作兩截程子謂其不雜



以今觀之亦恐未然

程曰堯夫放曠

又曰堯夫猶空中樓閣

朱子曰程子稱之言看得四通八達

又曰堯夫豪傑之士根本不帖帖地

堯夫有詩云頻頻到口微成醉拍拍滿懷都是春又曰梧
桐月向懷中照楊柳風來面上吹不止風月言皆有理
又曰卷舒萬古興亡手出入千重雲水身若莊周大抵
寓言要入他放蕩之場堯夫却皆有理故要得從心安
行總不妨堯夫又得詩云聖人喫緊此兒事其言太急
迫此道理平鋪地放着裏何必如此

堯夫之學先從理上推意言象數言天下之理須出於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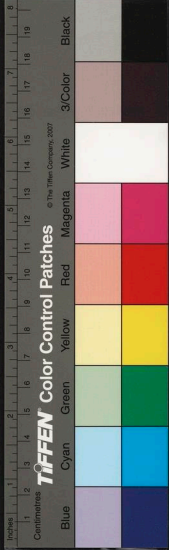
四者我得此大者則萬事由我無有不定然未必有術
要之亦難以治天下國家其為人則直是無禮不恭

堯夫詩雪月風花未品題他便把這此事便與堯舜三代

一般此等語自孟子後無人曾敢如此道來直是無端
須信畫則元有易自從刪後更無詩這個意思元古未
有人道來 並程語

朱子曰雪月風花未品題此言事物皆有造化

問它說風花雪月莫是曾點意思否朱曰也是見得眼
前這個好曰意其有與自家意思一般之意曰也是他
有這些子若不是却淺陋了



問康節心胸如此快活廣大安得如之曰他是甚麼樣工

夫下並朱子語

問近日學者有厭拘檢樂舒放惡精詳喜簡便者自謂慕堯夫爲人如何曰邵子這道理豈易及哉它質襟中有這個學能包括宇宙終始古今如何不做得大放得下今人却恃個甚復敢如此因誦其詩云日月星辰高照耀皇王帝伯大鋪舒可謂人豪矣

言康節爲人須極會處置事爲他神閑氣定不動聲氣須處置得別蓋它氣質本來清明又養得來純厚又不曾枉用了心它用心都在緊要上爲他靜極了看得天下事理精明嘗於百原深山中開書齋獨處其中王勝之嘗乘月訪之必見其灯下正襟危坐雖夜深亦如之若不是養得至靜之極如何見得道理到此

它看見天下之事才上手來便成四截其先後緩急莫不有定動中機會事到面前便處置得下康節甚喜子房以爲子房善處其用以老子爲得易之體孟子爲得易之用合二者而用之想見善處事

康節詩儘好看問舊見無垢引心贊云廓然心鏡大無論畫此規模有幾人我性卽天天卽性莫於微處起經綸不知如何曰是殆非康節之詩也林少穎云宋內翰子發作也如康節云天向一中分造化人從心上起經綸多少平易實見得者自別又問一中分造化曰本是一



個而消息盈虛便生陰陽事物物皆恁地

邵詩云真樂攻心不柰何喜謂此非直樂也直樂便不攻心如顏子之樂何嘗恁地

先生誦其詩云施爲欲作千鈞弩磨礪當如百鍊金問千鈞弩如何曰只是不妄發如子房在漢謾說一句當時承當者便須百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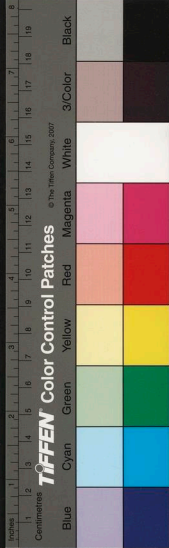
問邵詩云須探月窟方知物未躡天根豈識人又先生贊之云手探月窟足躡天根莫只是說陰陽否咎云先天圖自復至乾陽也自姤至坤陰也陽生入陰生物手探足躡亦無甚意義但姤在上復在下故言手探下故

三日足躡

或誦其詩云若論先天一事無後天方要着工夫先生問如何是一事無對曰出於自然不用安排先生嘿然

問康節男子吟曰詩乃是說他先天圖數之從起處天根月窟指復姤二卦而言

先天乃伏羲本圖非康節自作雖無言語而所該甚廣凡今易中一字一義無不自其中流出者太極却是濂溪自作發明易中大槩綱領意思而已故論其格局則太極不如先天之大而詳論其義理則先天不如太極之精而約蓋合下規模不同而太極終在先天範圍之內又不若彼之自然不假思慮安排也若以數言之則先天之數自一而二自二而四自四而八以爲八卦太極



之數亦自一而二剛柔自一而四剛善剛惡柔善柔惡
遂加其一以爲五行而遂自及於萬物蓋物理本同而
象數亦無二致但推得有大小詳略耳

周子從理處觀邵子從數上觀皆只是此理

問先天圖陰陽自兩邊生若將坤爲太極與太極圖不同
如何曰他自揆他意思說卽不自契勘濼溪宸若論他
太極中間虛者便是他亦自說圖從中起今不合披橫
圖在中間塞却待取出放外他邊生者卽是陰根陽七
根陰這個有對從中出却無對

問先天圖有自然之象數伏羲當初亦不知其然否曰也
不見得如何但圖圖是有些子造作模樣如方圖只是

據見在底畫圓圖便是就這中間拗做兩截恁地轉來
底是奇恁地轉去底是偶便有些不甚依他當初畫底
然伏羲當初也只是個太極下面有個陰陽便知是一
生二二又生四四又生八恁地推將去做成這物事
先天圖一月有一個恁地道理一月有一個恁地道理以
至合元會運世十二萬九千六百歲亦只是這個道理
先天圖今所寫者是以一歲之運言之若大而古今十三
萬五千六百年亦只是這圈子小而一日一時亦只是
這圈子都從復上推起去

問圖雖無文終日言之不離乎是何也曰一日有一日之
運一月有一月之運一歲有一歲之運大而天地之終



始小而人物之生死遠語今之世變皆不外乎此

先天圖傳自希夷又自有所傳蓋方士技術用以修煉泰
同契所言是也

邵子天地定位否泰反類一詩正是發明先天圖圖之義
此圖只是精微不起於康節希夷以前已有只是祕而不
傳

問圖心法也圖皆自中起萬事萬化生乎心何也曰其中
間白處便是太極三十二陰三十二陽便是兩儀十六
陰十六陽底便是四象八陰八陽底便是八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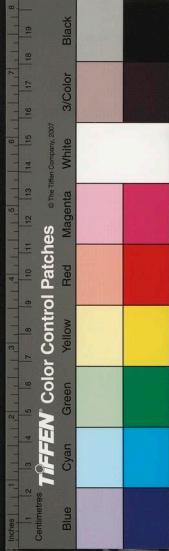
康節云先天圖心法皆從中起且只說圓圖又云文王八
卦應地之方這是見他不用卦生底次第序四正卦出

四角似那云云意思

問邵之學似楊雄如何曰數言

喜看康節易了都看別人底不得它說那太極生兩儀兩
儀生四象入都無甚玄妙只是從來更無人識楊子太
玄一玄三方九州二十七部八十一家亦只是這个他
却識只是以三為數皆無用了他也只是見得一个籠
底道理後人便都無人識

太元擬易方州部家皆自三數推之玄為之首一以生三
為三方三生九為九州九生二十七為二十七部九九
乘之斯為八十一家首之以八十四所以準六十四卦
替之以七百二十九所以準八十四爻無非三數推之



康節之數用是加倍之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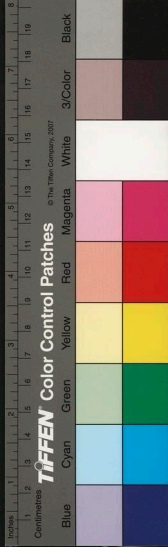
康節其初想只是得太極生兩儀兩儀生四象心只管在那二轉久之理自透徹想見一舉眼便成四片其法四之外又有四焉比物纔過到二之半時便煩惱了蓋已漸趨於衰也謂如是花方蓓蕾則知其將盛既開則知其將衰其理不過如此理在數內數又在理內康節是見得一個盛衰消長之理故能知之若說它知得甚事如歐陽叔弼定論之類此知康節之淺者也

問康節數學曰且未須理會數自是有此理有生便有死有盛必有衰且如一朶花會落時是將開略放時是正盛爛慢時是衰謝又如看人即其氣之盛衰便可以知其生死蓋其學本於明理若曰渠能知未來事則與世間占覆之術何異其去道遠矣其知康節者未矣蓋他玩得此理熟了事物到面前便見更不待思量

康節以四起數疊疊推去自易以後無人做得一物如此整齊包括得盡想他每見一物便成四片了但纔到二分以上便怕乾卦方中便知有個始卦來蓋緣他於起處推將來至交接處看得分曉

康節易數出於希夷他在靜中推見得天地萬物之理如此又與他數合所以自樂

問康節善談易見得透徹曰然伊川又輕之嘗有東與橫渠云堯夫說易好聽今夜試來聽它說看其謂此便見



伊川不及孔子處只觀孔子便不如此

伊川之學於大體瑩徹而不節目猶有疏處康節能盡得事物之變而大體乃有未粹

易是互相博易之義觀先天圖可見東邊一畫陰便對西邊一畫陽蓋東一邊本皆是陽西一邊本皆是陰東邊陰畫皆是自西邊來西邊陽畫皆是自東邊來始在西是東邊五畫陽過復在東是西邊五畫陰過互相博易而成易之變雖多般然此是第一變問程子所謂易只說反復往來上下者莫便是指此言之否曰看得來程子之意又別邵子所謂易程子多理會他底不得蓋他只據理而言都不曾量商他

聖人說數說得疏到康節說得密了它也從一陰一陽起頭它却做陰陽太少乾之四象剛柔太少坤之四象又是那八卦它說這易將那元亨利貞全靠著那數三百八十四爻管定那許多數說得太密了易中只有个奇偶之數是自底大衍之數却是用以揲著底康節畫歸之數所以二程不肯問他學若是聖人用數不過如大衍之數便是他須要先揲著以求那數起那卦數是恁地起卦是恁地求

王天悅雪夜見康節於山中猶見其儼然危坐蓋其心地虛明所以推得天地萬物之理其數以陰陽剛柔四者為準四分為八八分為十六只管推之無窮有太陽太



陰少陽少陰太剛太柔少剛少柔今人推他數不行亦
是無他胷中所見

皇極經世紀年甚有法史家多言秦廢太后遂穰侯經世
書只言秦奪宣太后權伯恭極取之蓋實不曾廢來
皇極經世以元經會以會經運以運經世

問天開於子地開於丑人生於寅是如何曰此是邵子皇
極經世中說今才可知他只以數推得是如此他說寅
上生物是到寅上二有人物也有三元十二會三十運
十二世十二萬六千九百年為一元歲月日時元會運
世皆自十二而三于自三十而十二至堯時會已在巳
午之間今則及未至戌上說閉物到那裏則不復有人

物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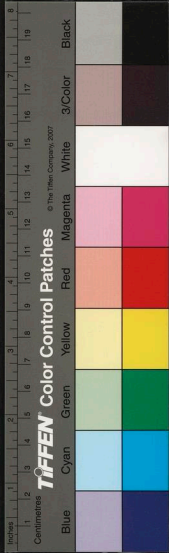
問易與經世書同異曰易是卜筮經世是推步是一分為
二二分為四四分為八八分為十六十六分為三十二
又從裏面細推去

問經世書水火土石只是金否曰他分天地間物事皆是
四如日月星辰水火土石雨露雷皆是相配

邵之學只把元會運世四字貫盡天地萬物

邵之學其骨髓在皇極經世其花草便是詩又云其詩多
說閑靜樂底意思太熬把做事了先生曰這今未說聖
人只頹子之樂亦不恁地

邵之曆十二萬九千六百分大故密今曆家所用只是萬



分層萬分層已自是多了他如何肯用十二萬分

康節之學挾摘竊微與佛老之言豈無一二相似而卓然自信無所汚染此其所見必有端的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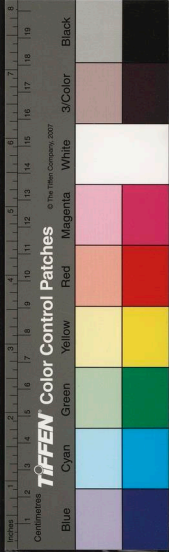
康節之學本於明理

因論其學曰似老子只是自要尋个寬閑快活處人皆害不得後來張子房亦是如此方衆人紛拏擾亂時他自在肯處

莊子比康節見較高氣較豪曠又有規矩

或問先生須得堯夫先知之術先生久之答曰吾之所知者愚拙吉從逆凶滿招損謙受益若是明日晴後日雨吾安能知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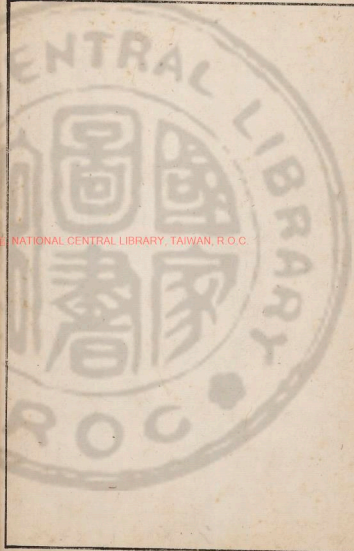
康節曰思慮未起鬼神莫知不由乎我更由乎誰此間有術者遇人來問事心下默念則他說相應不念則說不應問姓我畫口中默數則它說便著不數者說不着



宋道學名臣言行錄卷第六

呂希哲

字原明正獻公之長子以恩補官元祐中除兵部員外郎充崇政殿說書紹聖初出知太平州坐黨謫居和州徽宗初復官知單州召爲光祿少卿直祕閣知曹州尋奪職知相州邢州秦祠政和中卒年七十八正獻居家簡重寡默不以事物經心而申國夫人性嚴有法度雖甚愛公然終公事事循蹈規矩甫十歲祗寒暑雨侍立終日不命之坐不敢坐也日必冠帶以見長者平居雖天甚熱在父母長者之側不得去巾襪縛袴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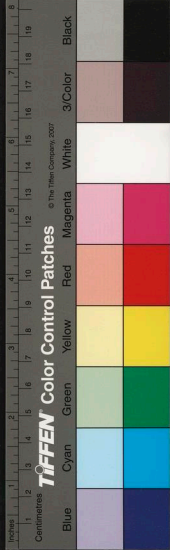
服唯謹行步出入無得入茶房酒肆市井里巷之語鄭
衛之音未嘗一經於耳不正之書非禮之色未嘗一接
於目正獻倅頴州歐陽文忠適知州焦先生千之伯強
客文忠所嚴毅方正正獻招之使教諸子諸生少有過
差先生端坐召與相對終日竟夕不與之語諸生恐懼
畏服先生方略降辭色時公方十餘歲內則正獻與申
國夫人教訓如此之嚴外則焦先生化導如此之篤故
公德器成就大異衆人公嘗言人生內無賢父兄外無
賢師友而能有成者少矣

始從胡安定於太學後遍從孫復石介李覲又從王安石
學安石以爲凡士未官而事科舉者爲貧也有官矣而

復事科舉是僥倖富貴利達學者不處也公間之遽弃
科舉一意古學始與伊川俱事胡瑗公少程一二歲察
其學問淵源非他人比首以師禮事之而明道橫渠孫
覺李常皆與公遊由是知見日益廣大然公亦未嘗專
主一說不私一門務畧去枝葉一意涵養直截徑捷以
造聖人專慕曾子之學盡力乎其內者其讀經書平直
簡要不爲辭說以知言爲先自得爲本躬行爲實不尚
虛言不爲異行

正獻嘗語張耒曰此子不欺閤室守官京師不謂臺諫遇
遷轉卽一見執政過此不見也

正獻廣用當世賢士人之有一善無不用也嘗以數幅紙



書當世各士姓名既而失之後復見此紙則所書人悉用之矣嘗親書遺公曰當世善士無不用者獨爾以吾故不得用亦命也

爲說書凡二年日夕勸導人主以修身爲本修身以正心爲主心正意誠天下自化不假他術身不能修雖左右之人且不能諭况天下乎

除諫官累辭未獲蘇子瞻在武英戲謂公曰法筵龍象當觀第一義公笑而不荅退謂范淳父曰若辭不獲命必以楊畏爲首時畏方在言路以險詐自任頗爲子瞻所厚公故及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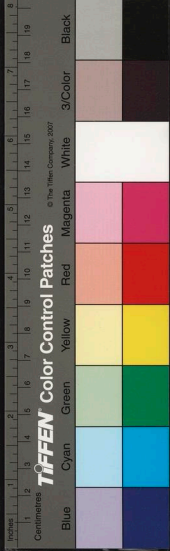
晚居宿州真楊間十餘年衣食不給有至絕糧數日者處

之晏然靜坐一室家事一切不問不以毫髮事託州縣在和州嘗作詩云除却借書沽酒外更無一事擾公私閒居日讀易一爻遍攷古今諸儒之說默坐沉思隨事解釋夜則與子孫評論古今商榷得失久之方罷

嘗云自少官守處未嘗平人舉薦以爲後生之戒仲父舜從守官會稽人或譏其不求知者仲父對詞甚好云勤於職事其他不敢不慎乃所以求知也

行已務自少察校量以自進益晚年嘗言十餘年前在楚州橋壞墮水中時覺心動數年前大病已稍稍勝前今次疾病全不動矣其自力如此

晚年習靜雖驚恐顛沛未嘗少動自歷陽赴單守過山陽



渡橋橋壞輜人俱墜浮于水而公安坐轎上神色不動
從者有溺死者徐仲車先生時年幾七十矣作我敬詩
贈公曰我敬呂公以其德齒敬之愛之何時已已美哉
呂公文在其中見乎外者古人之風惟賢有德神相其
社何以祝公勿藥有喜

爲郡令公帑多蓄鯁魚諸乾物及筭乾單乾以待賓客以
減鷄鴨等生命也

爲人處事皆有長久之計求方便之道只如病中風人口
不能言手不能書而養疾者乃問所欲病者既不能答
適足增苦故公嘗教人每事作一牌子如飲食衣裳寒
熱之類及常所服藥如理中元之類常所作事如梳頭洗手之類及作某親等

書病者取牌子以示人則可減太平之苦凡公爲人處
事每如是也

仙源嘗言與公爲夫婦相處六十年未嘗一日有面赤自
少至老雖衽席之上未嘗戲笑

嘗言世人喜言無好人三字者可謂自賊者也包孝蕭尹
京時民有自言以白金百兩寄我者死矣予其十其子
不肯受願召其子予之尹召其子辭曰亡父未嘗以白
金委人也兩人相讓久之公言觀此事而言無好人者
亦可以少媿矣人皆可以爲堯舜蓋觀於此而知之

言後生初學且須理會氣象氣象好時百事是當氣象者
辭令容止輕重疾徐足以見之矣不惟君子小人於此



焉分亦貴賤壽夭之所由定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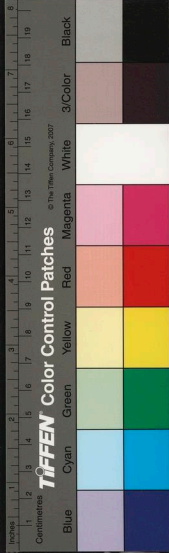
又說攻其惡無攻人之惡蓋自攻其惡日夜且自點檢絲毫
不盡卽不慊於心矣豈有工夫點檢他人耶

又言凡與交游書問其父祖知名於世者須避其名諱凡
作書須先思及書之於凡然後作書文潞公與故舊款
接一坐未嘗犯其祖文諱

或問公爲小人所詈辱當何以處之曰上焉者知人與己
本一何者爲詈何者爲辱自然無忿怒心也下焉者且
自思曰我是何等人被爲何等人若是答他却與此人
等也如此自處忿怒亦自消也

朱子曰呂公家傳深有警悟人處前輩涵養深厚乃如此

但其論學殊有病如云不主一門不私一說則博而雜
矣如云直截勁捷以造聖人則約而陋矣舉此二端可
見其本末之皆病此所以流於異學而不自知其非耶
而作此傳者又自有不可曉者如云雖萬物之理本未
一致而必欲有爲此類甚多不知是何等語又義例不
明所載同時諸人或名或字非褒非貶皆不可攷至如
蘇公則前字後名尤無所據豈其學無綱領故文字亦
象之而然耶最後論佛學尤可駭歎程門千言萬語只
要見儒者與釋氏不同處而呂公學於程氏意欲直造
聖人盡其平生之力乃反見得佛與聖人合豈不肯戾
之甚哉夫以其資質之粹美涵養之深厚如此疑若不



叛於道而窮理不精錯繆如此流傳於世使有志於道而未知所擇者坐爲所悞蓋非特莠之亂苗莠之亂朱而已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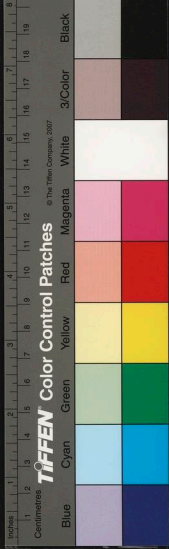
朱光庭

字公掞河南偃師人登嘉祐二年進士第調萬年簿文潞公兼應制科會仁宗升遐罷試丁艱服除爲修武令改坦曲令以樞臣薦召對呂汲公守長安辟僉判可馬溫公薦召爲左正言遷左司諫拜右諫議選給事中除集賢修撰知亳州復召爲給事後知潞州遷集賢院直學士紹聖元年卒年五十八

初受學於安定告以爲學之本主於忠信公終身力行之後又從二程於洛其所聞以格物致知爲進道之門正心誠意爲入德之方公服行之造次不息常謂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惑者惟孔孟爲然故力排異端以扶正道簿萬年數假邑事邑人謂之明鏡時程伯淳簿鄆縣張山甫簿武功皆以才名稱關中謂之三傑

神宗召對言陛下卽位以來更張法度陛下行之或非聖意故有便不便誠能去其不便則天下均被福矣

溫公薦爲左正言首以辨大臣忠邪爲言又請天子燕閒與儒臣講習罷提舉常平官不散青苗廣儲蓄備水旱太學置明師以養人材論奏無虛日



太皇太后嘉公正直論以朝政闕失當安心言之勿畏避
公自以遇知竭力知無不言時進退大臣損益政事公
密勿啓沃多見施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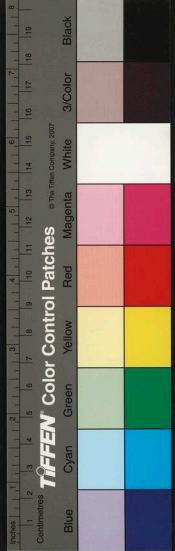
拜右諫議請召講官便殿訪以治道遷給事中有詔幸後
苑賞花釣魚安羣臣會春寒公請罷宴以祇天戒

劉摯罷相守鄆州公封還麻制以摯有功大臣不當無名
而去言者若指臣爲朋黨願被斥而不辭後鄆雖攻之
公遂出知亳州

公在洛有書室兩旁各一牖牖各三十六隔一書天道之
要一書仁義之道中以一榜書毋不敬思無邪中處之
此意亦好

伊川哭之曰予兄弟倡學之初衆方驚異君時甚少獨信
不疑篤學力行至於沒齒志不渝於金石行可質於神
明在邦在家臨民臨事造次動靜一由至誠上論古人
豈易其比塞蹇王臣之節凜凜循吏之風謂當施於時
必得其壽天胡難忱遽止于此七八年間同志共學之
人相繼而逝今君復使予蹢躅於世憂道學之寡助
則予之哭君豈交朋而已

胡文定云熙寧元祐靖國間事變屢更其時固有名蓋天下致
位顯望得行所學者然策考其事猶有憾焉如張天祺朱公
揆等可謂奮不顧身盡忠許國而議論亦多過矣乃知理未
易窮義未易精是未易知心未易盡聖賢事業未易到也



劉絢

字質夫先世常山人祖仕宦家河南以祖蔭得官初

仕壽安縣藩移潞之長子令元祐初韓維薦充學官

王岩叟等薦為春秋博士二年卒于官年四十二

君生質明粹長而溫恭自髫鬣時卽事二程受學焉君所

受有本末所知造淵微知所止矣孜孜焉不知其他也

天性孝弟樂善而不為異端所惑故其履也安內日加

重而無交戰之病故其行也果明道嘗謂人曰它人之

學敏則有矣未易保也斯人之志吾無疑焉

為人氣和而體肆持論不苟合跬步不怠學既病與于李頴言

曰每晝閱時正坐端意氣卽下平居持養氣可忽乎同舍

呂與叔過問疾君曰死生常理無足言者獨念累吾親耳

王巖叟采光庭言君少通春秋宜為博士詔為太學博及

就試有疾猶勉力學校論議不倦學者多親之卒也公

卿大夫師友學士莫不傷之

君春秋之學祖於程氏專以孔孟之言斷經音將沒之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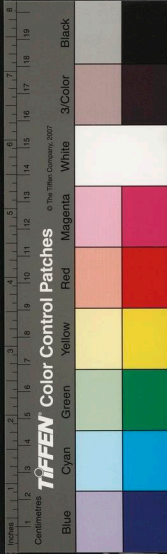
尚以例類質於士大夫平時有遺稿未就將終啟手足

自與齷猶道詩書語可謂力學者

伊川哭之曰聖學不傳久矣吾生百世之後將明斯道與斯

學於既絕乃小任重而懼其難者亦有異矣以謂苟能使

知之者廣則用力者衆何難之不易也遊吾門者衆矣



而信之篤得之多行之果守之固若子者幾希方賴
子致力以相輔而不幸遽亡使吾悲傳學之難則所以
惜子者豈止遊從之情哉

程子云質夫沛然

侯仲良云明道平和簡易惟劉絢庶幾似之

上卷云朱君固圍意春秋之學甚善向見程先生言須要廣
見諸家之說其門人惟劉質夫得先生旨意最多

李顥

字端伯緱氏人元祐中爲祕書省校書郎

伊川端伯相聚雖不久未見他懷履然才識穎悟自是不能已也

又云明道語錄只有李顥本無錯他人多只依說時不敢
改動或脫忘一兩字便大別李顥那得其意不拘言語
往往錄得都是

公卒伊川哭之曰自予兄弟倡鳴道學世方驚疑能使學
者視效而信從子與劉質夫爲有力焉予謂二子才器
相類志尚如一可以大受期之遠到半年之間相繼而
亡使予憂事道者鮮悲傳學之難嗚呼天於斯文何其
艱哉

呂與叔亦哭之曰子之冑中閔肆開發求之孔門如賜也
達

朱子曰劉質夫李端伯呂與叔諸公所造尤深所得尤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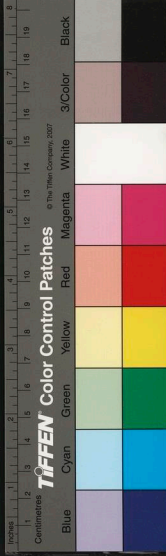


呂大鈞

字和叔先世汲郡人今爲京兆人中嘉祐二年進士
乙科授秦州司理監延州折博務改知耀州三原縣
以諫議授果州乞代入蜀移知綿州巴西縣未上以
諫議生呂老不行韓絳宣撫河東陝西辟機宜轉佾官
宰曾公亮薦知涇陽皆不赴後丁父憂服除間居大
臣薦爲宮教以仲兄大防知紹興乞監鳳翔府造船
務改宣義郎元豐五年卒年五十二

君爲人質厚剛正以聖門事業爲己任所知信而力可及
則身遂行之不復疑畏故識者方之季路而君心所趨
蓋亦未見其止也蓋大學之廢絕久矣自扶風張先生
唱之而後進蔽於俗尚其才俊者急於進取昏塞者艱
於領解曰是寂寥無有和者君於先生爲同年友及聞
先生學於是心悅誠服眉矌然執子弟禮扣請無倦久
而益親自是學者靡然知所向矣

張先生之學大抵以誠明爲本以禮樂爲行衆人則姑誦
其言而未知其所以進於是焉君即若蹈大路朝夕從
事不啻飢渴之營飲食也潛心玩理望聖賢之致尅期
可到而日用躬行必取先生之法度以爲宗範自身及
家自家及鄉人旁及親戚朋友皆紀其行而述其事
方諫議憂自始喪至於葬祭一倣古儀所得爲者而居喪



之節鉅細規矩于禮又推之祭祀冠昏飲酒相見慶吊
之事皆不混習俗粲然有文以相接人咸安而愛之
君少時瞻學浴聞無所不該一日聞先生說遷其素志而
前日之學博而以約明渙然冰釋矣故比他人功敏而
得之尤多愛講明井田兵制以謂治道必由是悉撰成
圖籍若可推行

君旣感疾一日命內外洒掃齋居冥然若思久之客至問
安交語未終而沒德性所養可以想見矣

范育表其墓曰惟君明善至學性之所得者盡之心心之
所知者踐之身可謂至誠敏德者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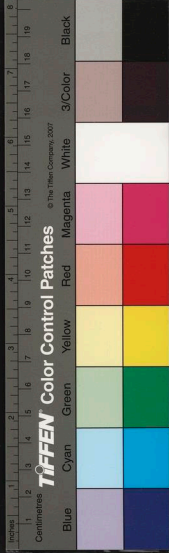
又曰君性純厚易直強明正亮所行不二于心所知不二

千行其學以孔子下學上達之心立其志以孟子集義
之功養其德以顏子克己復禮之用厲其行其要歸之
誠明不息不爲衆人沮之而疑小辯奪之而屈勢利劫
之而回知力窮之而止其自任以聖賢之重如此

丁諫議憂服闋復閒居數年自以道未明學未優於是
有不任意講道勸義以教育人材變化風俗推其在己者
以驗諸人將自期德成而致用也

伊川云和叔及相見則不復有疑旣相別則不能無疑然
亦未知果能終不疑不知他旣已不疑而終復有疑明
道云何不問他疑甚不如劇論

又云和叔至誠相信心直篤信



呂大臨

呂大忠附

字與叔大鈞之弟學於橫渠橫渠卒乃東見二程而卒業焉元祐中除太博正字范內翰薦可爲講官未用而卒

君以門蔭入仕不應舉或問其故曰不敢揜祖宗之德伊川云與叔守橫渠說甚固每橫渠無說處皆相從有說了更不肯回

又云與叔六月中來緱氏閒居中某嘗窺之必見其儼然危坐可謂敦篤矣學者須恭敬但不可令拘迫拘迫則難久也

和叔任道其風力甚勁然深潛縝密有所不逮於與叔

元豐庚申歲予行雍華間關西學者相從者六七人予以

千錢掛馬鞍比就舍則亡矣僕夫曰非晨裝而亡之則

涉水而墜之矣予不覺嘆曰千錢可惜坐中二人應聲

曰千錢亡去甚可惜也次一人曰千錢微物何足爲意

後一人曰水中囊中可以一視人亡人得又何歎乎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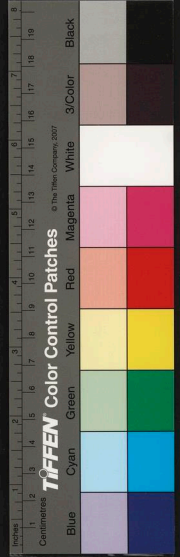
曰使人得之則非亡也而歎夫有用之物若沉水中則

不復爲用矣至雍以語公曰人之器識固不同自上聖

至於下愚不知有幾等同行者數人耳其不同也如此

公曰夫數子之言何如子曰最後者善公曰誠善矣然

觀先生之言則見其有體而無用也 並伊川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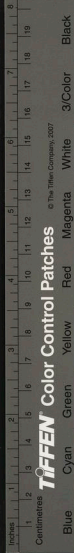
范祖禹嘗薦其修身好學行如古人可爲講官不及用而終汲公祭文曰子之學博及羣書妙達義理如不出諸口子之行以聖賢爲法其臨政事愛民利物若無能者子之文章幾及古人薄而不爲四者皆有以過人而其命乃不偶於世登科者二十年而始改一官居文學之職者七年而逝子之婦翁張天祺嘗謂人曰吾得顏回爲婿矣其爲人所重如此

公兄大忠字晉伯爲秦即有馬洵巨濟狀元及第爲秦州僉判初呼狀元晉伯謂之曰狀元云者及第未除官也旣爲判官不可曰狀元也馬愧謝又謂馬曰科舉之學旣無用修身爲己之學其勉之時上蔡作秦教爲程氏

之學晉伯每屈車騎同馬過之則上蔡爲講論語晉伯正襟肅容聽之曰聖人之言行在焉吾不敢不肅又數以公事按牘委馬詳覆且曰修身爲己之學不可後爲政治民其可不知馬自以爲得師後立朝爲臺官有聲每歎曰呂公教載之恩也

程子云晉伯老而好學理會直是到底某謂老喜學者尤可愛人少壯則自當勉強

上蔡云晉伯好學初理會个仁字不透予因曰世人說仁字只管着愛上怎生見得仁只如力行近乎仁力行關愛甚事何故却近乎仁推此類具言之晉伯因悟曰公說仁字正與尊人門說禪一般晉伯兄弟中皆有見處



一人作詩詠會點事曰函丈從容問且酬展才無不到
諸侯可恰曾點惟鳴瑟獨對春風詠不休一人有詩曰
學如元凱方成癖文到相如反類俳獨立孔門無一事
只輸顏子得心齋程子曰此詩甚好古之學者惟務養
情性其他則不學人爲文者專務章句悅人耳目既務
悅人非俳優而何

朱子曰與叔之文煞實說得好處如千兵萬馬飽滿伉壯
程子稱其深潛縝密可見資質好又能涵養惜乎不壽其
若只以與叔之年亦不見得到此田地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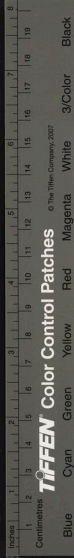
與叔本是个剛底氣質涵養得到如此故聖人以剛爲君
子柔爲小人若剛矣須除去剛之病全其爲剛之德相

次可以爲學若不剛終是不能成

與叔論顏子等處極好又云不發之前心體昭昭具在伊
川不破此說克己銘不合以已與物對說不會說着本
意並朱子語

蘇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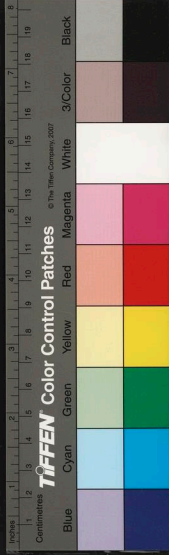
字季明武功人橫渠門人卒業於二程元祐末呂大
忠薦之自布衣召爲博士後坐上書邪黨竄鄱陽
呂大忠薦其德性純茂強學篤志行年四十不求仕進從
張載之學爲門人之秀秦之賢士大夫亦多稱之如蒙
擢用俾充學官之選必能盡其素學以副朝廷樂育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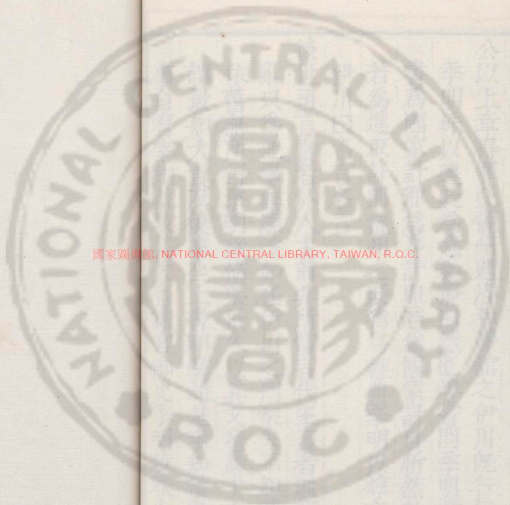


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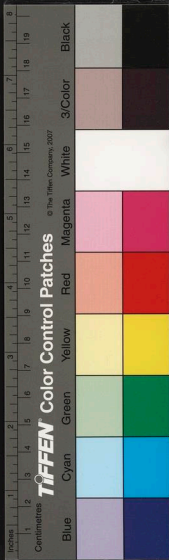
公以上章得罪貶饒州過洛和靜館之伊川既行伊川謂
季明姝以遷貶爲意和靜曰然也焯嘗問季明當爲上
書爲國家計耶爲身計耶若爲國家計自忻然赴饒州
若爲進取計則饒州之貶猶爲輕典季明以焯言爲然
伊川曰名言名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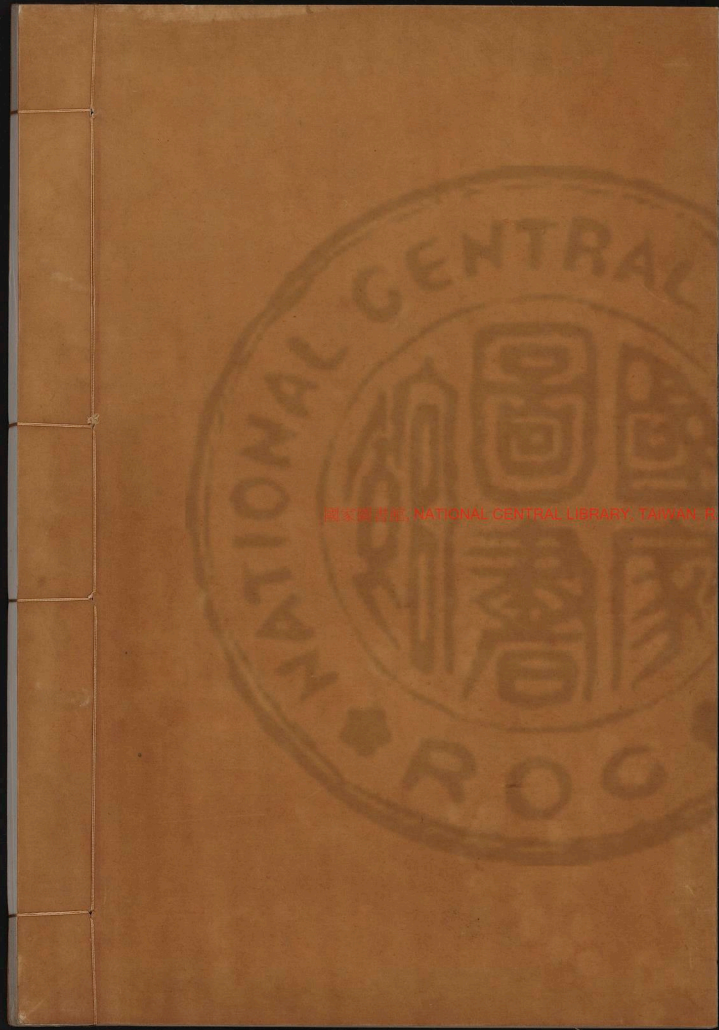
後世司言責者於人主前非所當言代王言者則顛倒錯
亂只爲他學無源流如在伊川之門衆矣不知其要者
依舊無所得季明從橫渠最久以其文登爲十七篇目
謂最知大旨及後來坐上書邪黨却是未知橫渠朝廷
事自有宰相執政其次有諫官御史季明越職上書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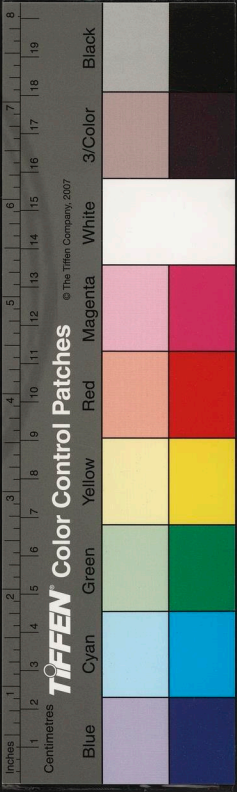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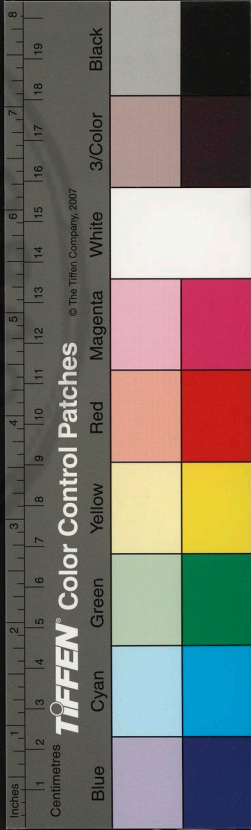




國立中央圖書館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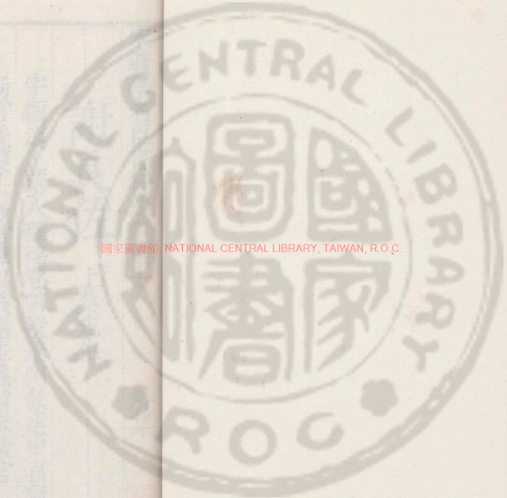
10375201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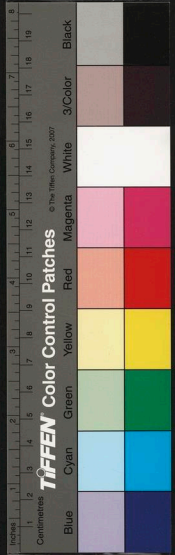
見明道受學在嘉明道一日又曰爾輩在此相定
學來言語故其感心以不相應若若行之請爾馬
生伊川無見人靜坐便欲其學學
明道又問爾于惟小者直是為理實有不達其

習業其已知名者林清見明道明道語人曰此多才
得爾形亦可耳

3395930 w28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宋道學名臣言行錄卷第七

外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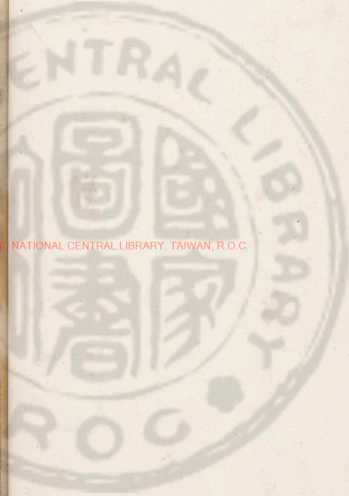
謝良佐 上蔡先生

字顯道，上蔡人。釋褐，登第，授秦州教授。建中，召對，除書局官。後復去，爲管庫。以飛語坐，係詔獄。褫官。

習舉業，已知名。徃扶溝，見明道。明道語人曰：「此秀才展拓得開，將來可聖。」

見明道受學，甚篤。明道一日謂之曰：「爾輩在此相從，只是學某言語，故其學心口不相應。蓋若行之，請問焉？」且坐伊川，每見人靜坐，便歎其善學。

明道又謂謝子：「雖少魯，直是誠篤。理會事有不透，其類有。」



沈憤悱如此

朱公揆以諫官召過洛見伊川顯道在坐公揆不語伊川指顯道謂之曰此人爲切問近思之學

胡文定云先生初以記問爲學自負該博對明道舉史書不遺一字明道曰賢却記得許多可謂玩物喪志謝聞此語汗流浹背面發赤明道却云只此便是惻隱之心及看明道讀史又却逐行看過不差一字謝甚不服後來省悟却將此事做話頭接引博學之士

謝子與伊川別一年往見之伊川曰相別又一年做得甚工夫謝曰也只却不矜字曰何故曰仔細點檢得來病痛全在這裏若按伏得這个罪過方有向進處伊川點

頭胡文定公問矜字罪過何故恁地大謝曰今人做事只要誇擢別人耳目渾不關自家受用事有底人食前方丈便向人前喫只蔬食菜羹却去房裏喫爲甚恁地知命雖淺近也要信得及將來做田地就上面下工夫余初及第時歲前夢入內庭不見神宗而太子涕泣及釋褐時上晏駕哲宗嗣位如此等事直不把來草草看却萬事真實有命人力計較不得吾平生未嘗干人在書局亦不謁執政或勸之余對曰他安能陶鑄我自有命在若信不及風吹草動便生恐懼憂喜在做却閒工夫枉用却閒心力信得命便養得氣不挫折

語錄

游子問謝子曰公於外物一切放得下否謝子謂胡子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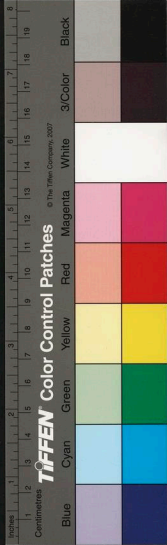
可謂切問也胡曰何以蒼之曰實向他道在上面做工
夫來胡曰如何做工夫曰凡事須有根屋柱無根拆便
倒樹木有根雖剪枝條相次又發如人要富貴要他做
甚必須有用處尋討要用處病根將來斬斷便沒事
或問謝子於勢利如何曰打透此關十餘年矣當初大故
做工夫揀難捨底弃却後來漸漸輕至今日器物之類
置之只爲合要用却無健羨底心

問太虛無盡心有止安得合一曰心有止只爲用他若不
用則何止吾丈莫已不用否曰未到此地除是聖人便
不用當初曾發此口被伊川一句壞了二十年曾往見
伊川伊川曰近日事如何某對曰天下何思何慮伊川
曰是則是有此理發得太早且問當初發此語時如
何曰見得這事經時無他念接物亦應副得去問如
此却何故被一句轉却曰當了須有不透處當初若不
得他一句救拔便入禪家去矣伊川直是會鍛鍊得人
說了又却道恰好着工夫也

昔日作課簿以記日用言動視聽是禮與非禮者又云舊
多恐懼常於危階上習 並語錄

儒異於禪正在下學處顏子工夫真百世軌範舍此應無
入路無住宅三二十年不覺便虛過了

春秋大約如法家斷例也折以中道耳恐因是及中庸因
中有權與取兩者之中之說



進學加功處若欲少立得住做自家物須要自用法術乃
可得之邇來學者何足道能言真如鸚鵡也富貴利達
今人少見出脫得者非是小事如禪家透聲關切須勉
之

透得名利關便是小歇處然須藉窮理工夫至此方可望
有入聖域之理不然休說萬無見道之理

某緣早親有道復爲克己之學遂於世味若存若亡昨經
憂患任意浸薄矣

學之所貴有諸己爲難聞詹君輩勇猛精進殊可喜能更
覩得破一切物累尤佳若覩不破則未論行險僥倖而
氣已弱志已喪矣有志於道者不可不戒真當朝夕點

檢令了了也

並手束胡文定

馮忠恕問陳叔易言伊川嘗許良佐有王佐才以是質於
和靖和靖曰先生無此語先生晚年顯道授澠池令來所
洛見先生留十餘日先生謂焯如見顯道試問比來所
得如何焯卽往問焉謝曰良佐每常聞先生語多疑惑
今次見先生聞先生語判然無疑所得如此具以告先
生先生曰某見得他也是如此雖甚喜之但不聞此語

耳 記善錄

謝先生監西竹木場朱子發震自太學與弟子權偕往謁
之坐定于發進曰某願見先生久矣今日之來無以發
問不識先生何以見教先生曰好待與賢說一部論語



子發私念日刻如何由親款其讓說已而具飯酒五行
只說他話及茶罷乃掀髯曰聽說論語首舉子見齊衰
者與冕衣裳者與簪者見之雖少必作過之必趨又舉
師冕見及階子曰階也及席子曰席也皆坐子曰某在
斯某在斯子張問曰與師言之道與曰固相師之道也
夫聖人之道無微顯無內外由洒掃應對進退而上達
夫道本末一以貫之一部論語只恁地看 語錄後跋
謝子見河南夫子而歸尹子送焉問曰何以教我謝曰吾
徒朝夕從先生克行則學聞言則識譬如有人服烏頭
者方其服也顏色悅澤筋力強盛一旦烏頭方去將如
之何尹子反以告夫子夫子曰可謂益友矣

論顏子具體而微者全下來有恁地氣象但未彰著耳孟
子強勇以身任道壁立萬仞誰敢正覷看非孟子恁地
手脚也撐拄此事不去雖然猶有大底氣象未能消磨
得盡不然貌大人等語言不說出來孔子云事君盡禮
人以爲諂當時諸國君相怎生當得他聖人恁地禮數
是他只管行禮又不與你計較長短與上大夫言便間
間與下大夫言便侃侃冕者簪者見之便作過之便趨
蓋其德全盛自然到此不是勉強倣將來與孟子全別
朱子云先生爲人英果明決強力不倦克己復禮日有程
課所著論語說及門人所記遺語皆行於世如以生意
論仁以實理論誠以常惺惺論敬以求是論窮理其命

意旨精當而直指窮理居敬爲入德之門則又最得明
道教人之綱領當宰德安府之應城胡文定以典學使
者行部過之不敢問以職事顧因介紹請以弟子禮見
入門見吏卒植立庭中如土木偶人肅然起敬遂稟學
焉其同時及門之士亦皆稱其言論閎肆善啓發人今
讀其書尚可想見也某自少時妄意爲學卽賴先生之
言以發其趣而平生所聞先生行事又皆高邁卓絕使
人興起凜然常懼其一旦泯滅而無傳也

上蔡論語却有啓發人處雖其說或失之過然識得理後
却細密商量令平正也

上蔡說孝弟非仁也孔門只說爲仁上蔡却說知仁只要

見得此心便以爲仁上蔡之說一轉而爲張子韶子韶
一轉而爲陸子靜上蔡所不敢衝突者子韶盡衝突子
韶所不敢衝突者子靜盡衝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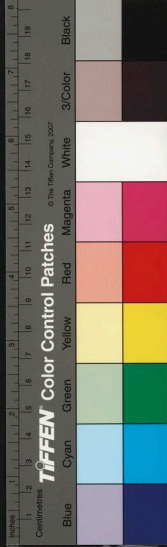
上蔡說仁說覺分明是禪

論語上蔡解極多看得見時他只有一兩個緊要底字
上蔡所見透徹無隔碍處

上蔡說詩須先識得六義體面而諷誦以得之此却是會
讀詩

上蔡語錄上卷極親切暇日試涵泳之當自有味不必廣
求愈令隨語生解不得脫洒耳

跋語錄云先生學於程門篤志力行於諸公間所見最爲



超越

問上蔡議論莫太過曰上蔡好於事上理會理却有過處
上蔡高邁卓絕言論宏肆善開發人其語雖不能無過然
却是確實做工夫來

問人之病痛不一各隨所偏處去上蔡才高所以病痛在
矜字曰此說是也然謝氏謂去得矜字後來矜依舊未
去說道理好揚揚地

伊川之門上蔡自禪門來其說院亦有差又曰如今人說道
愛從高妙處說便入禪去自上蔡以來已然

上蔡大率張皇不妥帖

上蔡觀復齋記中說道理自是禪學意思觀他說復與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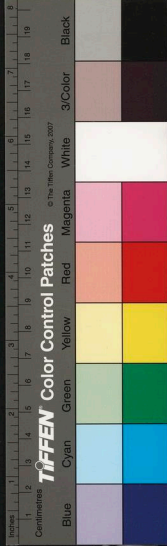
川異似以靜處如云見此消息不下工夫之類乃是謂
儒佛不同而所以不同但是下截耳龜山亦如此

張南軒云上蔡論語序前面說得甚好但後面說與天地
同流處太多適所以啓學者想像不帖實之心

游酢

廣平先生

字定夫建州建陽人元豐六年登進士第調越州蕭
山尉侍臣薦爲太學錄除博士擬知河清縣范忠宣
守穎昌辟爲府教范再相除太博除齊州僉丁憂服
除再調泉州僉上皇卽位召還爲監察御史出知和
州歲餘主祠知漢陽軍再乞祠後知舒州再知濠州



罷歸家寓歷陽宣和五年卒年七十一

公與兄醇俱以文行知名於時所交皆天下豪英公雖少年而時老師宿儒咸推先之伊川以事至京師一見謂其資可適道時明道知扶溝縣兄弟方以倡明道學爲已任設庠序聚邑人子弟教之召公來職學事公欣然往從之得其微言於是盡棄其學學焉

龜山云伊川稱游君德字晬然問學口進政事亦絕人遠甚於師門見稱如此其所造可知矣

筮仕之初縣有疑獄十餘年不決公攝邑事一問得其情而釋之精練如素官者人服其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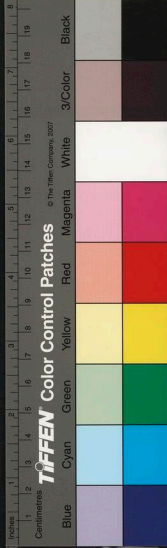
白幼不羣讀書一過輒成誦比壯益自力心專目到不爲

世儒之習誠於中形諸外儀容辭令燦然有文望之知爲成德君子也其事親無違交朋友有信蒞官遇僚吏有恩意人樂於自盡而無敢慢其令者惠政在民戴之如父母故去則見思愈久而不忘若其道學足以覺斯人餘潤足以澤天下遭時清明不究所用士論共惜之先正忠肅公之與先生遊也笑談論議書疏辭章昔所親見而聞之者至今尚能誦之其雍雍俯仰之間又能併得其深微之意使聞者恍然若將復見其人焉

朱子撰
祠堂記

公之清德重望皎如日星雖奴隸之賤皆知之而流風餘韻足以師世範俗

公事業不得大施獨有中庸論孟說垂於世攷其師友所



稱味其語言所傳則夫造道之深流風之遠有可得而推者矣

伊川曰游酢非昔日之游酢也固是穎然資質溫厚又曰游酢讀西銘已能不逆於心言語外立得个意思便道中頂矣

游酢楊時先知學禪已知向裏沒安泊處故來此却恐不變也全上

呂居仁曰定夫後更學禪大觀間某以書問之云儒道以爲順此父子君臣夫婦朋友兄弟則可以至於聖人佛道去此則可以至於聖人吾丈既從二程學後又從諸禪遊則二者之論必無滯闕敢問所以不同何也游答

云佛書所說世儒亦未深致往年嘗見伊川云吾之所致者遜也然迹安所從出哉要之此事須親至此地方能辨其同異不然難以口舌爭也定夫言前輩往往不曾看佛書故詆之如此之甚而之所以破佛者自不以爲然也

問定夫記程先生語中一物不該非中也一事不爲非中也一息不存非中也何哉爲其偏而已矣朱子曰便是此說中字不着中字之義不如此他說偏字却是一偏一偏便不周徧却不妨如定夫記此語不親切不似程先生每常說話緣他夾雜王氏學當時王氏學盛行裏灸得其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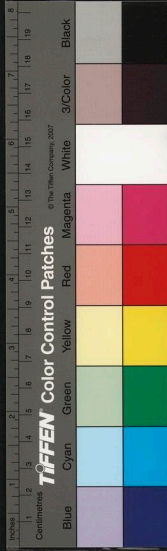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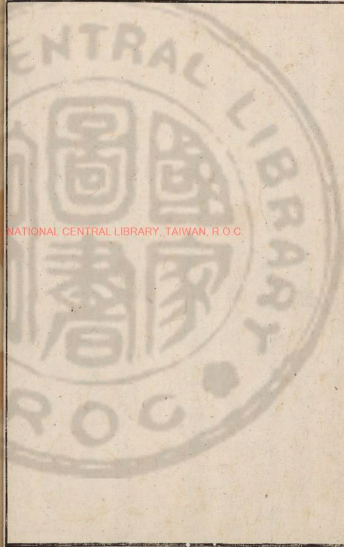


宋道學名臣言行錄卷第八

外集

楊時 龜山先生文靖公

字中立先世弘農五世祖唐末避地閩中寓南劍州
將樂縣因家焉風鑑九年中進士第調汀州戶不赴
久之調徐州法丁憂服闋改虔州司法改瀏陽宰除
荆南敎遷餘杭宰除南京宗博後宰蕭山主祠差監
常州市易移宣和四年以秘書郎召除邇英殿說書
靖康初擢右諫議兼祭酒請門除徽猷直學主祠改
待制上卽位除工侍兼侍講二年除龍圖直學主祠
紹興五年卒年八十三



嘉祐中有二程得孟子不傳之學於遺經以唱天下而升
堂觀與號稱高弟在南方則游定夫謝顯道與公三人
是也

初授汀戶不赴杜門種學淳涵涵浸人莫能測者幾十年
燭理精深曉習律令虔州有疑獄衆所不決者皆立斷
宣和間公知時勢將變遂陳政事凡十餘事執政不能用
而虜騎已入寇則又言今日所急者莫大於收人心邊
事之興免夫之後毒被海內該國之罪宜有所歸西城
聚斂東南花石其害尤甚宿姦巨猾借應奉之名豪奪
民財不可數計天下積怨鬱而不得發幾二十年欲致
人和去此三者

淵聖嗣位公乞對曰上皇引咎託以倦勤避位而宰執叙
遷此何理也城下之盟辱亦甚矣主辱臣死而大臣首
爲竄亡自全之計陛下何賴焉乞正典刑童貫爲三路
總帥虜人侵疆棄軍而歸置而不問大河天險棄而不
守虜人奄至城下而朝廷不知帥臣失職無甚於此宜
以軍法從事防城所仍用關人提舉覆車之轍不可復
蹈淵聖大喜

又上疏畧曰河朔朝廷重地三鎮又河朔要藩今一旦棄
之與虜以二十州之地貫吾腹中距京城無藩籬之固
戎馬疾驅不數日而至非經久之計也四方勤王之師
逾月而後集使之無功而去厚賜之則無名不與則生



怨復有急召之宜有不應命者不可不慮也傳聞三鎮欲以死拒之今若以兵躡其後使腹背受敵宜可爲也朝廷欲專守和議以契丹百年之好猶不能保况此狂虜乎夫要盟神不信宜審處之無至噬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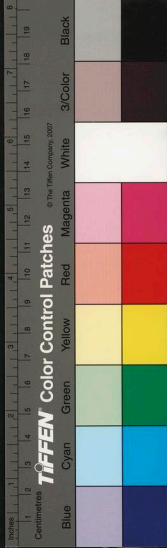
尋又言聞虜人駐兵磁相劫掠無算誓書之墨未乾而叛不旋踵肅王初約及河而返今挾之而往此叛盟之大者臣謂宜以肅王爲問責其敗盟必得肅王而後已三鎮之民以死拒之於前吾以重兵擁其後必得所欲若猶未從則聲其罪而討之師直爲壯是舉也直在我矣於是議者不一終失此機會太原諸郡皆告急矣

太學生伏闕乞雷李綱神師道軍民從之者數萬人執事

慮其生亂引高歡事揭榜於衢且請以禮起邦彥公言士民出於忠憤非有作亂之心無足深罪李邦彥首畫遁逃之策捐金割地質親王以主和議罷李綱而納誓書李邦彥奉使失辭惟虜言是聽此二人者國人所同棄而敷告中外乃推二人平賊和議之功非先王憲天字民之意宜收還榜示以慰人心上皆從之

或意大學生又將伏闕鼓亂公言諸生欲忠於朝廷耳本無他意但擇老成有行誼者爲之長貳卽定矣上喜曰此無踰卿者乃命兼祭酒

言蔡京以繼述神宗爲名實挾王安石以圖身利故推尊安石加以王爵配享孔子廟廷然致今日之病實安石



有以啟之也謹按安石爲邪說之事姑卽一二明之昔
神宗稱美漢文罷露臺之費安石乃言陛下若能以堯
舜之道治天下雖竭天下以自奉不爲過也夫堯舜茅
茨土階其稱禹也克儉于家則竭天下者必非堯舜之
道後王黼以三公領應奉司號爲享上實安石自奉之
說有以倡之也其釋冕覽之末章則曰以道守成者後
使羣衆泰而不爲驕宰制萬物費而不爲侈按此章止
謂能持盈則神祇祖考安樂之無後難耳而安石獨爲
此說後蔡京董爭以奢僭相高輒費妄用窮極淫侈實
安石此說有以倡之也其害豈不甚哉乞正其學術之
謬追奪王爵明詔中外毀去祀像遂降安石從祀

之列聖朝文定撰誌

五峯問此章直似迂闊何故載之文定曰此是取王氏
肝心底創于手段何可不書書之則王氏心肝懸在肉
案上人人見得而蔽邪淫遁之辭皆破矣

又言昔神宗不豫哲宗幼冲宣仁聖烈皇后有旨令二王
非宜召不得入內時王珪首請立延安郡王爲皇太子
餘人無言者退批聖語在中書仍關實錄院衆臣僉書
本末詳具不可誣也元祐中蔡確去其黨始造姦謀冀
徼後日之福紹聖初惇卞用事欲報復私怨遂實其說
上誣聖母而以大逆之名加王珪以定策之功歸蔡確
而已亦與焉此非私於確其實自爲因以中傷元祐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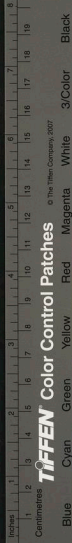
人耳今乞陛下索紹寧中所修元祐時政記一觀庶以
究竟事實昭洗王珪爲臣不忠之名追奪蔡確呂受封
贈之典濫恩所被悉行改正以釋天下憤鬱之氣上乃
詔改宣仁聖烈皇后諱史

公天姿夷曠濟以問學充養有道德器早成積於中者純
粹而宏深見於外者簡易而平澹閒居和樂色笑可親
臨事裁處不動聲氣與之遊者雖羣居終日嗒然不語
接人以和而鄙薄之態自不形也推本孟子性善之說
發明中庸大學之道有欲知方者爲指其攸趨無所隱
也註

公仁厚寬大能容物又不見其涯涘不爲崖異絕俗之行

以求世俗名譽既舉進士得官聞二程之道卽往從之
學時從學者甚衆而先生獨歸門居累年沈浸經書推
廣師說窮探力索務極其趣涵蓄廣久而不敢輕自肆
也

明道在穎昌時公尋醫調官京師因往穎昌從學明道喜
甚每言曰楊君最會得容易及歸遂之出門謂坐客曰
吾道南矣先是建州林志寧出入潞公門下求教潞公
云此中無以相益有二程先生者可往從之因使人送
明道處志寧乃語定夫及公公謂不可不一見也於是
同行時謝顯道亦在謝爲人誠實但聰悟不及公
伊川自涪歸見學者多從佛學獨楊謝不變因歎曰學者



皆流於夷狄矣惟有楊謝長進

楊時於新學極精今日一有所問能盡知其短而持之大
抵支離伯淳常與楊時讀了數篇其後盡能推類以通
之伊川語

胡文定云楊先生却是聰明過人伊川纔舉起新說有害
道處楊節節推出來伊川云楊某煞聰明

呂中云嘗聞於前輩以爲明道温然純粹終身無疾言
遽色先生實似之

上蔡云舊在二程之門者伯淳最愛中立正叔最愛定夫
二人氣象亦相似

南軒云宋興百有餘年四方無處有儒生高談詩書自擬

伊傳而冒竊佛老之似濟非執之術累世風動雖巨德
故老有莫能燭其姦其說一行而天下紛紛多事反理
之評詭道之論日以益熾邪慝相乘卒兆裔夷之禍攷
其所致有自來矣先生素其學認請退奪王爵罷去配
享雖公之說未得盡施然大統中輿論議一正到今學
者知荆舒禍本而有不屑焉則公之息邪說詎諛行放
淫辭以承孟氏者其功顧不大哉公飾寧二程得中庸
爲飛魚躍之傳於言意之表踐履純固卓然爲一世儒
宗故見於行事深切著明如此

劉錫彭宣係記

胡文定答陳幾叟書曰其於龜山宣和靖康中諸所建白
詳載其本末此是他人不能言而龜山獨能言之又時



然後發所以尤可貴也若龜山此舉可謂老婆心切矣
世人不察其用心之所在知之者見其赴召則曰此御
筆也夫違御筆者以大不恭論自政和末年以來已是
海行旨揮豈可以此定賢者之出處以其不可違而就
假有論及申屠蟠笑而不荅之事則又何辭以對故其
赴召非畏海行旨揮乃懼天下人在塗炭中而有惻然
不忍之心是以不屑去耳

又與宰相書曰楊某造養深遠燭理甚明混迹同塵知之
者鮮

知之者知其文學而已不知者以為蔡氏所別此公無求於人蔡氏馬能免之

上方嚮意

儒學延置之經席朝夕咨訪裨補必多

程子勸先生勿好著書者書則多言多言則害道學者要

當察此

曰學者須有所疑乃能進德然須用力深方有疑今之士
讀書為學蓋自以為無可疑者故其學莫能相尚

語仲素曰時嘗有數句教學者讀書之法以身體之以心
驗之從容嘿會於燕閒靜一之中超然自得於書言象
意之表

六經之義驗之於心而然施之行事而順然後為得今之
治經者工無用之文微幸科第而已曷何益哉

讀書須先看古人立意所發明者何事不可只於言上求
之如萬章問象日以殺舜為事孟子荅舜所以處之之
道其意在說聖人無偽此則不可不知若徒從枝葉上理



會如象欲使二嫂使治朕棲之語此豈可信亮在上豈容有此

解經欲得理通而語簡舊嘗解易簡而天下之理得云行其所無事不亦易乎一以貫之不亦簡乎如是則天下之理得矣又曰行其所無事一以貫之直是一個自然之理

官司設法賣酒所在張樂集妓女以來小民此最爲害教而必爲之辭曰與民同樂豈不誣哉夫引誘無知之民以漁其財在百姓爲之理亦當禁而官吏爲之上下不以爲怪不知爲政之過也

並語錄

問龜山何意出來朱子曰他做人也苟且是時未免祿仕

故胡亂就之苟可以少行其道龜山之心也然來得已不是及至又無可爲者只是說沒緊要底事當此之時苟有大力量咄嗟間真能轉移天下之事來得也不枉既不能然又只是隨衆鶻突及欽宗卽位爲諫議大夫因爭配享事爲孫仲益所攻孫言楊某曩與蔡京諸子遊今衆議攻京而楊某曰慎毋攻居安

京長子攸龜山遂罷

下並朱子語

龜山之出入多議之惟文定之言曰當時若能聽用須救

得一半此語最當

文定云先生誌銘備載所論當時敗事十餘條當時事統中若誰聽用委

直院輩畫一條具因南郊赦文行下必蓋龜山當此時

須救得一半不至如後來大敗狼狽也雖負重者亦無殺活手段若謂其懷蔡氏汲引之恩力



鹿其子至有慎勿攻居安之語則誣矣幸而此言出於孫覲人亦不信

問伊川門人如此其衆何故後來更無一人見得親切或云游楊亦不久親炙曰也是諸人有首無尾不曾盡心在上面各去奔走仕宦所以不能理會得透如康節從頭至尾極終身之力而後得之雖其不能無偏然就他這道理所謂安而成矣如濂溪奮稟便高他也去仕宦只他這所學自是從合下直至後來所以有成某看來這道理若不是拚生盡死去理會終不解得

游楊謝三君子初皆學禪後來餘禪猶在故學之者多流於禪游先生大是禪學必是程先生當初說得太高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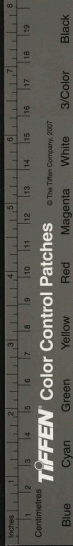
他們只曉見上一截少下面着實工夫故流弊至此或謂龜山恐不如此曰只論語序可見

龜山天姿高朴實簡易然所見定更不窮究少年未見伊川時先本看莊列等文字後來此念熟了不覺時發出來游先生尤甚

胡文定作龜山墓誌云其似桮下惠看來是如此又云龜山文字却弱似是合下會得易

龜山立言却是有意含喜而不盡遂多假借寄託之語殊不快人意

問龜山立朝却有許多議論曰龜山雜博是讀多少文字龜山有辨荆公字說三十餘字夫荆公字說其說多矣而



止辨三十字何益哉又不去頂門上下一轉語而隨其
後屑屑與之辨使其說轉則吾之說不行矣

劉安節

字元承温州人元符三年擢進士第調越州諸暨簿
除萊州敎未行改河東提學召對擢監察御史除起
居郎遷太常少卿責知饒州移宣州政和五年卒年
四十九

公天姿近道而敏於學問其所趨尚非世俗所謂學者嘗
從當世賢而有道者游始以致知格物發其材沉涵熟
復存心養性久之於是有得其貌溫望之知其有容過

人無貴賤小大一以誠雖忤已者未嘗見其有怒色志
辭也

召對便殿公言春官宜謹擇官屬雖左右趨走者必惟其
人又論節儉及君子小人和同之異上稱善顧問甚悉
知饒州州荐飢公至大發廩振之又檄旁郡無遏糴軍儲
不是他日皆強取諸民公曰歲荒如此重困之可乎他
司宜有相通政應調適緩急耳

移知宣州去饒州二日民遮留之涕泣不忍別耆老以
吾州自范文正後惟吾劉公而已至宣十日而水大至
公分遣其屬具舟振溺而躬督之晝夜不少休所活幾
數千人而遠近流民至者以萬數公發廩活之一無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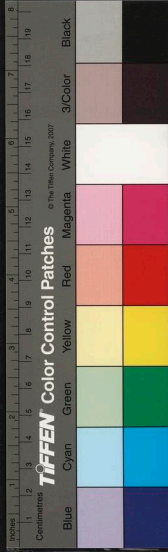
所者

鄒公浩以右正言得罪公與其所厚者數輩追路勞勉之朝廷震怒追逮甚力人皆惴恐公獨泰然既而拆呂宗察其無他有詔釋之而公亦自若也

常曰堯舜之道不過孝悌天下之理有一無二乃若異端則有間斷矣其與人遊常引其所長而陰覆其不及其所施置常在於公天下以爲不如是則非所謂合內外通彼我也所治二州專以仁義教化平易近民民有訟委曲訓戒之

問上蔡曰劉子進乎曰未見他有進處問所以不進者何曰只爲未有根因指庭前蒼蘂曰此花只爲有根故一

年長盛如一年問何以見他未有進處曰不道全不進只它守得定不變却亦早是好手如康仲之徒皆忘却了



宋道學名臣言行錄卷第九

外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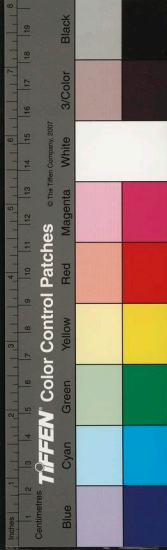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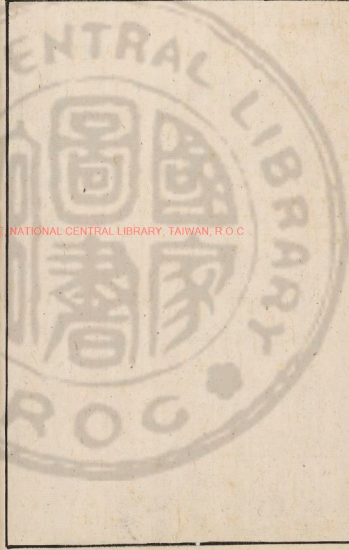
尹焞 和靖先生

字彥明一字德玄其先洛陽人靖康初召到京師懇
辭還山誥授和靖處士以榮其歸虜陷洛陽舉家遭
禍公獨竄身入蜀居涪陵紹興五年以崇政殿說書
召力辭七年始就職除祕書郎八年除少監除直徽
猷閣仍說書轉太常少卿權禮侍兼侍講轉徽猷侍
制九年觀祠而去十年請老如紹興居二年歿年七
十二

少孤奉母陳氏以居爲進士業年二十師事伊川程夫子

尹焞

言行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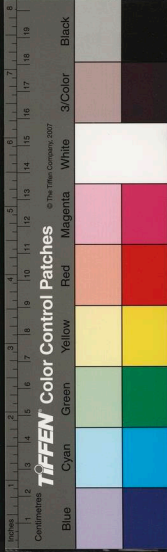
先生應進士舉卷策問議誅元祐黨人先生曰噫尚可
以于祿乎哉不對而出告於伊川曰吾不復應進士舉
矣伊川曰子有母在先生歸告其母母曰吾知汝以善
爲養不知汝以祿養於是先生退不復就舉伊川聞之
曰賢哉母也

大觀中新學日興有言者曰程頤倡爲異端尹焞張繹爲
之左右先生遂不欲仕而聲聞益盛德益成同門之士
皆尊畏之伊川曰我死而不六其正者尹氏子也

虜陷洛陽先生之家死于賊先生死復蘇寘于長安山中
轉徙四五年而長安陷劉豫僭位使人來招之先生夜
逃去徒步渡渭久之止于涪紹興間上以從臣薦召之

力辭居一年後赴召至九江有言者攻毀程氏先生復
辭曰學程氏者焞也生事之二十年今又二十年矣請
就斥上召益急至上前又辭上曰卿尚可辭耶朕渴卿
久矣知卿之從伊川也俟卿講學不敢以有他先生遂
就職

會虜議和先生上奏曰本朝虜禍亘古未聞賴祖宗德澤
之厚陛下勤撫之至所以億兆之心無有離異前年徽
宗皇帝寧德皇后凶問遽來莫究不豫之狀天下之人
痛心疾首而陛下方且屈意降心迎奉梓宮請問諱日
爲事遂使虜意亦驕謂我無人再啓和議於今日意欲
潛圖混一臣妾中國陛下十二年勤撫之功當決於此



言今久九
矣况先王之禮父母之讎不與共戴天兄弟之讎不反
兵公信仇敵之詐謀而覲其肯和以紓目前之急豈不
失不共戴天反兵之義乎

又與宰相秦檜書曰虜與我有不共戴天之讎靖康以來
屢墮其術今若一屈便爲口實要總侮兵自困自斃豈
忍爲此議乎比聞主上以父兄未返降志辱身於九重
之中有年矣然亦未聞虜人悔禍還二帝於沙漠繼之
梓宮崩問不詳天下之人痛恨切骨則虜人虎噬狼貪
之性不言可見天下方望相公有以革其已然豈意爲
之已甚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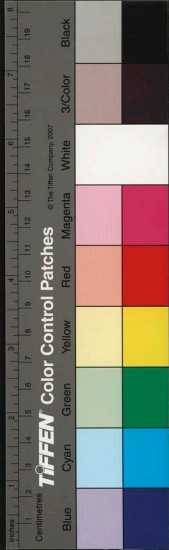
先生之學學聖人者也曰聖人必可以學而至也而不可

以爲也玩味以索之踐履以身之涵養以成之有序於
是乎下學上達窮理盡性而無贅無外者學之正也

先生莊正仁實不過於心不欺闇室自誠而明以之開物
成務推而放之四海而準其於聖人六經之言耳順心
得如出諸已天下知道者必宗之不知者必慕之

呂希
中撰
莫宏註

馮忠恕曰先生學聖人之學者也聖人所言吾當言也聖
人所爲吾當爲也詞章云乎哉其要有三二曰玩味諷
味言辭研索歸趣以求聖賢用心之精微二曰涵養涵
泳自得蘊蓄不燒存養氣質成就充實至於剛大然後
爲得也三曰踐履不徒誦其空言要須見之行事躬行



之實施於日用形於動靜語嘿開物成務之際不離此
道所謂修學如此而已所謂讀書如此而已記善縣亮
公問伊川如何是道曰行處是道或問明道如何是道曰
於君臣父子兄弟夫婦朋友上求

公因蘇昞見伊川自後半年方得大學西銘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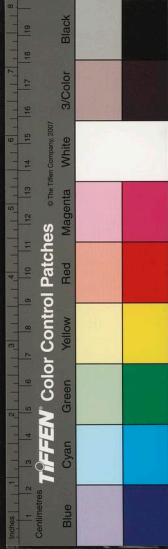
言初見伊川時教某看敬字某請益伊川曰主一則是敬
當時雖領此語然不若近時看得親切祈寬問如何是
主一願先生善諭公言敬有其形影只收斂身心便是
主一且如人到神祠中致敬時其心收斂更不着得毫
髮事非主一而何

公言昔與范元長同見伊川偶有幹先起下階伊川謂范
曰君看彥明他時必有用於世元長次日說如此蓋伊
川平日元不曾許人

一日看大學有所得欲舉以問伊川伊川聞之公曰心廣
體胖偶只有所樂伊川曰到這裏和樂字也着不得

明道嘗曰天下事只是感與應耳公初聞之以問伊川伊
川曰此事甚大當自識之公曰緩之斯來動之斯和是
亦感與應乎曰然

嘗請益於伊川曰某謂動靜一理伊川曰試喻之適聞鐘
聲某曰譬如鐘未撞時聲固在也伊川喜曰且更涵養
伊川教人專以敬以直內爲本公獨能力行之公言先生
教人只是專令用敬以直內若用此理則百事不敢輕



爲不敢妄作不愧屋漏矣習之既久自然有所得也往年先生自涪陵歸日日見之一日讀易至敬以直內處因問先生不習無不利時則更無晴當更無許較也耶先生深以爲然且曰不易見得如此且更涵養不要輕說

溫州鮑若雨與鄉人十輩又從伊川伊川遺之見和靖次日伊川曰諸人謂子斲學不以教渠果否公曰某以諸公來從先生之門受學某豈敢輒爲他說萬一有差便不悞他一生伊川領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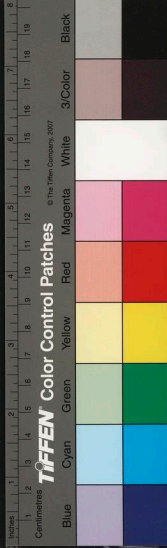
公在瀘州一室名遂志齋取易致命遂志之義在涪陵所居名習堂取學而時習之義在子福院一室名六有齋

取橫渠所謂言有教動有法畫有爲宵有得息有養瞬有存之意一室名三畏齋取畏天命畏大人畏聖人之言之意

公與張繹同時師事伊川張繹以高識公以篤行俱爲所稱

伊川問公與繹尋常見處有同否有差否自覺如何爲我言之公曰某不逮思叔如凡請問未達三四請益尚有未得處久之乃得如思叔則先生纔說便點頭會意往往造妙某雖愚鈍自保守得若思叔則某未敢保他伊川笑曰也是也是自是每同請益退伊川必謂諸郎曰張秀才如此不待尹秀才肯得

和寬所語錄



公言某與思叔既相友善伊川歸自涪思叔始見穎悟疏
通伊川亦便喜之自此同遊處伊川以族女妻之甚相
敬待和靖嘗因侍坐稟伊川曰張某每聞先生語言下
解悟某聞先生語須再三尋思或更請問然後解悟然
他日持守思叔恐不及某先生以爲然思叔長於爲文
又善辦事先生沒未幾思叔亦沒和靖被召嘗曰思叔
若再到今自當召用必能有爲於世伊川豈言晚得一
士 記善錄

先生嘗言學者所以學爲人也徐名度字時立井門人問曰某有意
於學而未知所以爲問先生曰此語自好若果有此意
歸而求之有餘師

又語人曰放教虛門自然見道

先生在從班時朝士迎天竺觀音於郊外先生與往有問
何以迎觀音也先生曰衆人皆迎某安敢違衆又問曰
然則拜乎曰固將拜也問者曰不得已而拜之與抑誠
拜也曰彼亦賢者也見賢斯誠敬而拜之矣

徐度語及蘇氏使民戰粟議問曰如何先生慨然曰訓經
而欲新奇無所不至矣

先生日看光明經一部有問之曰母命不敢違朱子云如
此便是平日闕却論父母於道一節便致得如此

門人贊曰丕哉聖護六經之編耳順心得如誦已言朱曰
要當至此地位始是讀書入耳



朱子序曰程夫子有言涵養必以敬進學則在致知二言者夫子教人所以造道入德之大端而不可以偏廢者也若尹先生者其學於夫子而有得於敬之云乎何其說之約而居之安也

先生言行錄序

又曰先生晚歲片紙手書聖賢所示治氣養心之要枯之屋壁以自警戒喜竊念前賢進修不倦死而後已其心炯炯猶若可識捧讀終編恍然自失因以自詔云

或問朱子以和靖立朝議論曰和靖不觀他書只是持守得好語錄中說涵養持守處分外親切有此朝廷文字多是門人代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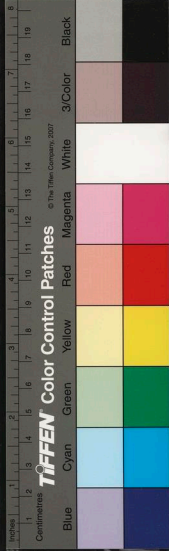
和靖言經雖以誦說而傳亦以講解而陋此言深有味也和靖主一之功多而窮理之功少故說經雖簡約有益學者但推說不去不能大發明在經筵進講少開悟啓發之功紹興初入朝滿朝注想如待神明然亦無大開發處時高宗好看山谷詩尹云此人詩有何好處陛下看此做甚麼只說得此一語

問和靖專於主敬集義處少曰和靖主敬把得定亦多近傍理

和靖在程門直是十分鈍底被他只就一个敬字做工夫終做得成

和靖持守有餘而格物未至故所見不精明無活法

伊川先生纔說病便有藥和靖却似合下便把作死馬醫



此道之傳直宋易以屬人也

和靖守得緊見得不甚透如俗語說他只抱得个不哭底

孩兒

和靖才短只緊守伊川之說

並朱子語

和靖曰伊川門人馮理字聖先曰二十年間先生教誨今

有一奇特事先生問之理曰夜間燕坐室中有光先生

曰願亦有一奇特事理請問之先生曰每食必飽

張繹

字思叔河南壽安人

家甚微年長未知讀書為人傭作一日見縣官出入傳呼

道路思叔頗羨慕之問人何以得如此或告之曰此讀書所致耳思叔始發憤從人受學執勞苦之後教者憐其志頗勸勉之後頗能文入縣學府學被薦以科舉之學不足爲也

至僧寺觀楷禪師悅其道有祝髮從之之意時周恭叔

官洛中思叔亦從之恭叔謂之曰子他日程先生歸可

從之學無爲空祝髮也

伊川歸自涪陵思叔始見之時從學者甚衆伊川獨許思

叔因讀孟子志士不忘在溝壑勇士不忘喪其元始有

自得處後更窮理造微少能及之者矣

和靖言某與思叔既相友善思叔始見伊川思叔穎悟疏



通先生亦便喜之自此同遊處先生以族女妻之甚相敬待學者從之漸衆

思叔三十歲方見伊川後伊川一年卒初以文聞於鄉曲後來作文字甚少伊川每云張繹杜茂

朱子曰思叔敏似和靖伊川稱其朴茂然亦狹無展拓氣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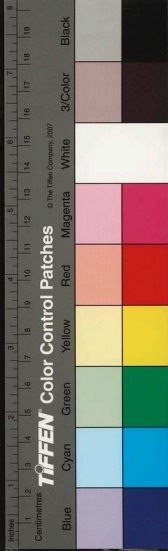
思叔最後進然深惜其早世使天子之年殆未可量也問程門誰真得其傳曰也不盡見得劉質夫張思叔輩又未見有文字看程門諸公力量比之康節橫渠皆不及

馬伸

東平先生

字時中或作時仲時舉東平人弱冠登第晦迹州縣靖康初以樞臣薦召爲監察御史中興初擢殿中侍御史湖廣路撫諭還臺言執政貶濮州監稅卒紹興初追贈諫議大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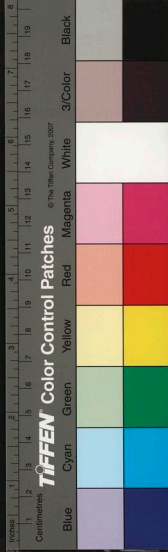
崇寧初元祐學有禁姦人用事出其黨爲諸路學使專糾其事伊川之門學者無幾雖宿素從遊間以趨利叛去公方自吏部求爲西京司法銳然爲親依之計至則因張繹以求見先生初以非其時恐貽公累公執贄凡十反愈恭且曰使伸得聞道雖死何憾况不至於死者乎先生聞而歎曰此真有志者遂引而進之自爾出入凡三年公暇雖風雨必日一造焉



公調成都郡縣丞至任未幾會納冬米成都浩穰守以委
公公辭以多弊不可爲守問其故公曰弊之大者由諸
司吏人封抄拒之則速禍守曰君既知其弊尚何辭公
至場中則諸邑人紛然矣豐飲食玩好文飾美女凡可
以蠱誅者無所不至前此主者不能自謹一墮計中則
束手受制莫敢誰何公盡逐之嚴察吏卒不容纖芥負
米至者畧無留滯時倉使孫疾按部至境早行見負擔
者道傍假寐以待曉怪而問焉俱應曰今年好受納官
某等至無邀阻故爭先詰其主名曰馬縣丞也孫歎息
不已抵郡卽呼吏書牒薦之卽日改秩公常以此語人
云人之利鈍自有時但當行直道無用干人也

靖康初樞密孫傅以臯行薦公中丞奏檜素高其節迎辟
爲監察御史令人取願狀公曰中丞取臺官但問堪不
堪無問願不願

虜立張邦昌而去公首具書請邦昌迎元帥康王書成率
同院僉與俱往相顧無一首肯公遂以書自抵銀臺司
進之吏視書不稱臣辭不受公投袂叱曰逆類吾今日
不愛一死正爲此爾而欲吾稱臣耶出卽以繳申尚書
省尚書省以示邦昌邦昌得書氣沮恐敗誅甫議迎隆
祐太后爲垂簾計其書畧曰相公不幸迫於狂虜使當
僞號閣下此時豈以義爲可犯君爲可忘宗社神靈爲
可欺所以忍死須臾而詭聽之者其心若曰與其虛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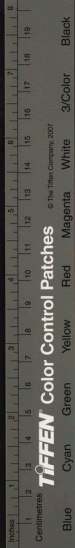


言不允
於人而實亡趙氏之宗者孰若虛受於已而實存趙以歸耳虜人既北相公於義卽合變俱自列於朝上皇子惟康王在外天下所係國統有歸宜卽發使通問掃清宮室率羣臣共迎而立之閣下退就北面之列請歸死有司如此則明主必能照察今乃謀不出此尚當非據羣心狐疑不知所謂

靖康二年四月八日狀云伏見逆胡犯順劫二帝北行且逼立相公使主國事相公所以忍死就位者自信虜退必能復辟也忠臣義士不卽就死城中之人不卽生變者亦以相公必立趙孤也今虜退多日吾君之子已知所在獄訟謳歌又皆歸往相公尚處禁中未就臣列道

路傳言以謂相公外挾強虜之威使人游說康王且令南遁然後爲久假不歸之計仲知相公必無是心但爲虜人未遠因循未能盡改雖然人心未孚一旦喧闐孤負初心望速行改正易服歸省庶事取太后命而後行仍速迎奉康王歸京日下開門撫勞勤王之師以示無間應內外赦書施行恩惠收人心等事權行拘收俟立趙氏子日然後施行庶幾中外釋疑轉禍爲福不然伸有死而已必不敢輔相公爲宋朝叛臣也

王及之言於邦昌以寧德宮府藏所有及池塘魚藕之利可盡取以資用公復引義白於都堂曰古者人臣去國三年不反然後收其田里今吾君狩猶未出疆天下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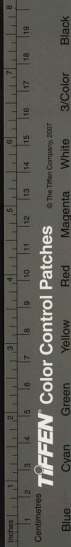


言卷之二
一
人方欲追挽而不可得君之府藏燕遊忍一朝而毀乎
高宗龍飛公撫諭湖廣還將入奏於道中採訪得執政汪
黃不法事作彈文方具藁而何兌追及於建康見之曰
先生方以使還且當素職事徐論似未晚公曰彼忌我
若未及言而有遷除奈何然吾當有以探之時方召孫
覲謝克家乃言此二人皆小人不可用如覲親草降表
極其筆力以媚虜人受其二女乃負國之賊也果不報
遂除司農卿公固辭乃繳進彈文執政怒甚搜求無以
爲罪乃指章中言卻成章上書事節中以爲趨向不正
遂貶濮州監稅

時用事者必欲寘公死地以濮迫寇境故有是命有識者

惜其去至戚嗟相吊且危之公僕被就道無憂懼色人
亦歎服公天姿重厚雖勇於爲義而耻以釣名不幸卒
爲仇陷於死武云王淵屯淮上愛知與不知莫不痛之
黃密旨加不利於公
常曰志士不忘在溝壑勇士不忘喪其元今日何時溝壑
乃吾死所也故其臨事奮不顧身每如此

公晨興必整衣冠端坐讀中庸一過然後出視事公曰吾
志在行道使吾以富貴爲心則爲富貴所累使吾以妻
子爲念則爲妻子所累是道不可行也故其在廣陵隨
身行李一擔而圖書半之山東已擾而家屬尚留東平
胡文定時政論曰伸言汪黃自言官黜爲監當而其言則
有狀矣不慎命令則以下還都之詔也廣希私恩則以



復祠官教官之闕也黜陟不公則以罷衛膚敏而用孫
覲不祥之人也杜塞言路則以貶吳給張閭卻成章也
妨功害能則以沮宗澤與許景衡也私收軍情則以各
置親兵千人請給獨厚也同惡相濟則以力庇罪人王
安中也凡舉一事必立一證皆衆所共知亦衆所共見
當時罷之反以爲言事不實而重責之是罰沮忠讜捐
軀爲國之人邪說何由息公道何由行乎

靖康虜議立邦昌公抗言於稠人曰吾曹職爲爭臣豈可
緘嘿坐視當共入議狀乞存趙氏秦檜不蒼少焉屬藁
就呼臺吏連名書之檜旣爲臺長則當列於首以呈檜
檜猶豫公帥同僚各辭力請檜不得已始肯書名公遣
人疾馳以達虜酋故秦氏所藏猶云檜等也公死檜還
自虜揚言巨功盡取富貴公之子孫漂泊閩中有甥何
琬得其元藁累欲上之而其子止之云秦之凶斃其可
犯邪紹興乙亥春琬忽夢公衣冠如平生云秦氏將敗
趣使往陳之琬卽持其藁以叫關檜大怒誣以他罪下
琬大理獄領外未幾檜果殂其家訟寃詔復琬官公之
忠績遂得別白

子孟厚

字敦夫洛人

和靜云敦夫來從伊川又爲王氏學舉業特精獨處一室

